朱子語類 九十六之百

程子 張子 邵子書

昌平坂學問所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六〇一七 號
三〇 冊
二九八 函
一五 架

漢書門 類
六〇一七 號
一五〇 函
一 架
三〇 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6017
冊數	30(	23)
函號	298	251

不許帶出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colorchecker
x-rite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朱子語類卷第九十六

程子之書二

遺書云不信其師。乃知當時有不信者。方○第三卷

學原於思。思所以起發其聰明。端蒙

六經浩渺。乍難盡曉。且見得路逕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問如何是門庭。曰。是讀書之法。如讀此一書。須知此書當如何讀。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緣當時諸經都未有成說。學者乍難捉摸。故教人如此。或問如詩是吟詠性情。讀詩者便當以此求之否。曰。然。僩

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此亦只是言其大槩。且存得此心在這裏。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且隨自

淺草文庫

家力量應之。雖不中不遠矣。更須下工夫方到得細密的當
至於至舍處。此亦且是如初學言。如龜山却是恁地。初間只
管道是且隨力量恁地。更不理會細密處。下梢都衰塌了。賀孫
學者全體此心。只是全得此心。不爲私欲汩沒。非是更有一心
能體此心也。此等當以意會。端蒙
只是心生。言只是敬心不熟也。恭者私爲之恭。言恭只是人爲。
禮者非體之禮。言只是禮無可捉摸。故人爲之恭。必循自然
底道理。則自在也。端蒙
明道曰。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
事焉而正之也。亦雖且恁去。其說蓋曰。雖是必有事焉而勿
正。亦須且恁地把捉操持。不可便放下了。敬而勿失。即所以
中也。敬而無失。本不是中。只是敬而無失。便見得中底氣象。
此如公不是仁。然公而無私則仁。又曰中是本來底。須是做
工夫。此理方著。司馬子微坐亡論。是所謂坐馳也。他只是要
得恁地虛靜都無事。但只管要得忘。便不忘是馳也。明道說
張天祺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
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又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爲中所制縛。
且中字亦何形象。他是不思量事。又思量箇不思量底。寄寓
一箇形象在這裏。如釋氏教人。便有些是這箇道理。如曰如
何是佛云云。胡亂掉一語。教人只管去思量。又不是道理。又
別無可思量。心只管在這上行思坐想。久後忽然有悟。中字
亦有何形象。又去那處討得箇中。心本來是錯亂了。又添這
一箇物事在裏面。這頭討中又不得。那頭又討不得。如何會
討得天祺雖是硬捉。又且把定得一箇物事在這裏。溫公只

管念箇中字。又更生出頭緒多。他所以說終夜睡不得。又曰。天祺是硬截。溫公是死守。旋旋去尋討箇中。伊川即曰持其志。所以教人且就裏面理會。譬如人有箇家不自作主。却倩別人來作主。賀孫

伯豐說敬而無失。則不偏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慢了。只敬而無失。便不偏不倚。只此便是中。㽦

敬而無失。問莫是心純於敬。在思慮則無一毫之不敬。在事爲則無一事之不敬。曰只是常敬。敬即所以中。端蒙

問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何也。曰聖人之心虛明。便能如此。常人記事忘事。只是著意之故。淳

李德之問明道因修橋尋長梁。後每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學者。心不可有一事。某切謂凡事須思而後通。安可謂心不可有一事。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於心可也。明道肚裏有一條梁。不知今人有幾條梁柱在肚裏。佛家有流注想。水本流將去。有些滲漏處便留滯。蓋卿

心要在腔殼子裏。心要有主宰。繼自今便截胸中膠擾。敬以窮理。德明

問心要在腔子裏。若慮事應物時。心當如何。曰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身在此。則心合在此。曰然則方其應接時。則心在事上。事去則此心亦不管著。曰固是要如此。德明

或問心要在腔子裏。曰人一箇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以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箇身恰似箇無梢工底船。流東流西。船上人皆不知。某嘗謂人未讀書。且先收斂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求得義理。而今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去。如何得會長進。賀孫

或問心要在腔子裏。如何得在腔子裏。曰敬便在腔子裏。又問如何得會敬。曰只管恁地滚做甚麼。才說到敬便是更無可說。賀孫

問人心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如何是活。曰心無私。便可推行。活者不死之謂。可學

李丈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如何。曰易是自然造化。聖人本意只說自然造化流行。程子是將來就人身上說敬則這道理流行。寓錄云敬便易行也不敬便間斷了。前輩引經文多是借來說已意。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孟子意是說做工夫處。程子却引來鳶飛魚躍處說自然道理。若知得鳶飛魚躍。便了此一語。又如必有事焉。程子謂有事於敬此處那有敬意。亦是借來做自己說。孟子所謂有事。只是集義。勿正是勿望氣之生。義集則氣自然生。我只集義。不要等待氣之生。若等待便辛苦。便去助氣使他長了。氣不至於浩然。便作起令張旺。謂已剛毅無所屈撓。便要發揮去做事。便是助長。淳

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敬則無間斷。不知易何以言敬。曰伊川們說得濶。使人難曉。曰下面云誠敬而已矣。恐是說天地間一箇實理如此。曰就天地之間言之。是實理。就人身上言之。惟敬然後見得心之實處流行不息。敬才間斷便不誠。不誠便無物。是息也。德明

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天地人只是一箇道理。天地設位而變易之理不窮。所以天地生生不

息人亦全得此理只是氣稟物欲所昏故須持敬治之則本然之理自無間斷曰也是如此天地也似有箇主宰方始恁地變易便是天地底敬天理只是直上去更無四邊滲漏更無走作賀孫

問程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如何以此便謂之仁曰亦是仁也若能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能如是則仁亦在其中寓錄作便可爲仁如克己復禮亦是仁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是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亦是仁看從那路入但從一路入做到極處皆是仁淳寓同

問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曰下面是伊川解易上句後二句又是覆解此意在乎以立己爲先應事爲後今人平日講究所以治國平天下之道而自家身己全未曾理會得若能理會自家身己雖與外事若茫然不相接然明德在這裏了新民只見成推將去賀孫

問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何也曰己不立則在我無主宰矣雖向好事亦只是見那事物好隨那事物去便是爲物所化淳

問主一曰做這一事且做一事做了這一事却做那一事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節

蜚卿問主一如何用工曰不當恁地問主一只是主一不必更於主一上問道理如人喫飯喫了便飽却問人如何是喫飯先賢說得甚分明也只得恁地說在人自體認取主一只是

專一。驤

厚之問或人專守主一。曰。主一亦是。然程子論主一却不然。又要有用。豈是守塊然之主一。呂與叔問主一。程子云。只是專一。今欲主一。而於事乃處置不下。則與程子所言自不同。可學

或謂主一。不是主一事。如一日萬幾。須要並應。曰。一日萬幾也無並應底道理。須還他逐一件理會。但只是聰明底人。却見得快。端蒙

主一兼動靜而言。

問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更不消言閑邪。曰。只是覺見邪在這裏。要去閑他。則這心便一了。所以說道閑邪則固一矣。既一則邪便自不能入。更不消說。又去閑邪。恰如知得外面有賊。今夜用須防他。則便惺了。既惺了。不須更說防賊。賀孫

或問閑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閑邪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內。二者不可有偏。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去僞

用之問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曰。這處難說。只爭一毫子。只是看來看去。待自見得。若未感時又更操這所寓。便是有兩箇物事。所以道只有操而已。只操便是主宰在這裏。如克己復禮。不是克己復禮三四箇字排在這裏。克復二字。只是拖帶下面二字。要挑撥出天理人欲。非禮勿視聽言動。不是非禮是一箇物事。禮又是一箇物事。勿又是一箇物事。只是勿便是箇主宰。若恁地持守。勿令走作。也由他。若不收斂。一向放倒去。也由他。釋氏這處便說得驚天動地。聖人只

渾淪說在這裏教人自去看。賀孫

問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則實曰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理義甚實便是實淳

外患不能入是有主則實也外邪不能入是有主則虛也自家心裏只有這箇爲主別無物事外邪從何處入豈不謂之虛乎然他說有主則虛者實字便已在有主上了又曰有主則實者自家心裏有主外患所不能入此非實而何無主則實者自家心裏既無以爲之主則外邪却入來實其中此又安得不謂之實乎道夫

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此重在主字上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重在敬字上言敬則自虛靜故邪不得而奸之也端蒙

問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如何分別曰只是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自其有主於中言之則謂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又曰若無主於中則目之欲也從這裏入耳之欲也從這裏入鼻之欲也從這裏入大凡有所欲皆入這裏便滿了如何得虛淳錄云皆入這裏來這裏面便滿了以手指心曰如何得虛因舉林擇之作主一銘云有主則虛神守其都無主則實鬼闞其室又曰有主則實既言有主便已是實了却似多了一實字看來這箇實字謂中有主則外物不能入矣又曰程子既言有主則實又言有主則虛此不可泥看須看大意各有不同始得凡讀書則看他上下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楊子言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言剛却是仁柔却是義又論語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已仁也成物知也各隨

本文意看。自不相礙。寓

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敬主於一。做這件事。更不做別事。無適是不走作。泳

問何謂主一。曰。無適之謂一。一只是不走作。又問思其所當思如何。曰。卻不妨。但不可胡思。且只得思一件事。如思此一事。又別思一件事。便不可。銖

無適之謂一。無適是箇不走作。且如在這裏坐。只在這裏坐。莫思量出門前去。在門前立。莫思量別處去。聖人說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博奕豈是好事。與其營營膠擾。不若但將此心殺在博奕上。驤

問主一無適。只是莫走作。且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著衣。理會一事時。只理會一事。了此一件。又作一件。此主一無適之義。蜚卿曰。某作事時。多不能主一。曰。只是心不定。人亦須是定其心。曰。非不欲主一。然竟不能。曰。這箇須是習。程子也教人習。曰。莫是氣質薄否。曰。然亦須涵養本原。則自然別。道夫

伊川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滯。滯則不能周流無窮矣。道夫竊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物來順應。何有乎滯。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何嘗滯於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這卻是滯於一隅。又問以大綱言之。有一人焉方應此事未畢。而復有一事至。則當何如。曰。也須是做一件了。又理會一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道夫

問伊川答蘇季明云。求中於喜怒哀樂。卻是已發。某觀延平亦

謂驗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爲如何。此說又似與季明同。曰。但欲見其如此耳。然亦有病。若不得其道。則流於空。故程子云。今只道敬。又問旣發未發。不合分作兩處。故不許。如中庸說固無害。曰。然。可學

問舊看程先生所答蘇季明喜怒哀樂未發。耳無聞目無見之說。亦不甚曉。昨見先生答呂子約書。以爲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心之有知未發。與目之有視耳之有聽心之有思已發。不同。方曉然無疑。不知足之履手之持。亦可分未發已發否。曰。便是書不如此讀。聖人只教你去喜怒哀樂上討未發已發。卻何嘗教你去手持足履上分未發已發。都不干事。且如眼見一箇物事。心裏愛。便是已發。便屬喜。見箇物事惡之。便屬怒。若見箇物事。心裏不喜不怒。有何干涉。或作一似閑如何謂之已發。○僩

問蘇季明問靜坐時乃說未發之前。伊川以祭祀前旒黈纊答之。據祭祀時。恭敬之心向於神明。此是已略發。還只是未發。曰。只是如此恭敬。未有喜怒哀樂。亦未有思與做。已發不得。然前旒黈纊。非謂全不見聞。若全不見聞。則薦奠有時而不知。拜伏有時而不能起也。淳。○義剛同

用之問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一條。曰。此條記得極好。只中間說謂之無物則不可。然靜中須有箇覺處。此二句似反說。無物字恐當作有物字。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只是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全未有一箇動綻。大綱且約住執持在這裏。到謹獨處。便是發了。莫見隱乎莫顯乎微。雖未大段發出。便已有一毫一分見了。便就這處分別從舍去惡。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雖是

耳無聞目無見。然須是常有箇主宰執持底在這裏始得。不是一向放倒。又不是一向空寂了。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是此意否。曰此亦是有意了。便是已發。只是敬而無失。所以爲中。大綱且執持在這裏。下面說復卦。便是說靜中有動。不是如瞌睡底靜。中間常自有箇主宰執持。後又說艮卦。又是說動中要靜。復卦便是一箇大翻轉底艮卦。艮卦便是兩箇翻轉底復卦。復是五陰下一陽。艮是二陰上一陽。陽是動底物事。陰是靜底物事。凡陽在下。便是震動意思。在中便是陷在二陰之中。如人陷在窟裏相似。在上則沒去處了。只得止。故曰艮其止。陰是柔媚底物事。在下則巽順。陰柔不能自立。須附於陽。在中則是附麗之象。在上則說。蓋柔媚之物。在上則歡悅。賀孫

問未發之前。當戒謹恐懼。提撕警覺。則亦是知覺。而伊川謂既有知覺。却是動。何也。曰未發之前。須常恁地醒。不是瞑然不省。若瞑然不省。則道理何在。成甚麼大本。曰常醒便是知覺否。曰固是知覺。曰知覺便是動否。曰固是動。曰何以謂之未發。曰未發之前。不是瞑然不省。怎生說做靜得。然知覺雖是動。不害其爲未動。若喜怒哀樂則又別也。曰恐此處知覺雖是動。而喜怒哀樂却未發否。先生首肯曰是。下面說復見天地之心說得好。復一陽生。豈不是動。曰一陽雖動。然未發生萬物。便是喜怒哀樂未發否。曰是。淳

問前日論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某彼時一■言句了。反退而思。大抵心本是箇活物。無間於已發未發。常恁地活。伊川所謂動字。只似活字。其曰怎生言靜而以復說證之。只是明靜

中不是寂然不省故爾。不審是否。曰說得已是了。但寂字未
是。寂含活意。感則便動。不只是昏然不省也。淳
正淳問靜中有知覺。曰此是坤中不能無陽。到動處却是復。只
將十二卦排便見。方子
問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伊川曰謂之
靜則可。靜中須有物始得。所謂靜中有物者。莫是喜怒哀樂
雖未形。而含喜怒哀樂之理否。曰喜怒哀樂乃是感物而有。
猶鏡中之影。鏡未照物。安得有影。曰然則靜中有物。乃鏡中
之光明。曰此却說得近似。但只是此類。所謂靜中有物者。只
是知覺。便是。曰伊川却云纔說知覺便是動。曰此恐伊川說
得太過。若云知箇甚底。覺箇甚底。如知得寒覺得煖。便是知
覺一箇物事。今未曾知覺甚事。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爲靜。不

成靜坐。便只是瞌睡。文蔚
問程子云須是靜中有物始得。此莫是先生所謂知覺不昧之
意否。曰此只是言靜時那道理自在。却不是塊然如死底物
也。端蒙
靜中有物如何。曰有聞見之理在。卽是靜中有物。問敬莫是靜
否。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去僞
問伊川言靜中須有物始得。此物云何。曰只太極也。洽
蘇季明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伊川曰
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事事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
應事。皆要專一。而今學問。只是要一箇專一。若參禪修養。亦
皆是專一方有功。修養家無底事。他硬想成有。釋氏有底。硬
想成無。只是專一。然他底却難。自家道理。本來却是有。只要

人去理會得。却甚順。却甚易。或問專一可以至誠敬否。曰。誠與敬不同。誠是實理。是人前輩後都恁地。做一件事直是做到十分。便是誠。若只做得兩三分。說道今且謾恁地做。恁地也得。不恁地也得。便是不誠。敬是戒謹恐懼意。又問恭與敬如何。曰。恭是主容貌而言。（貌曰恭　手容恭）敬是主事而言。（執事敬　事思敬）問敬如何是主事而言。曰。而今做一件事。須是專心在上面方得。不道是不好事。而今若讀論語。心又在孟子上。如何理會得。若做這一件事。心又在那事。永做不得。又曰。敬是畏底意思。又曰。敬是就心上說。恭是對人而言。又曰。若有事時。則此心便卽專在這一事上。無事則此心湛然。又曰。恭是謹。敬是畏。莊是嚴。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是莊於這處使不得。若以臨下。則須是莊。臨之以莊則敬。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賀孫）

問以心使心。此句有病否。曰。無病。其意只要此心有所主宰。（壽）

問以心使心如何。曰。平使之。今人都由心。則是妄使矣。（恐有誤字。可學）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問曰。心之本體。湛然虛明。無一毫私欲之累。則心德未嘗不存矣。把捉不定。則爲私欲所亂。是心外馳而其德亡矣。曰。如公所言。則是把捉不定。故謂之不仁。今此但曰皆是不仁。乃是言惟其不仁。所以致把捉不定也。（端蒙）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兩句。言發於心。心定則言必審。故的確而舒遲。不定則內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急迫。此亦志動氣之驗也。（直卿。端蒙）

明道在扶溝時。謝游諸公皆在彼問學。明道一日曰。諸公在此。

只是學某說話。何不去力行。二公云。某等無可行者。明道曰。無可行時。且去靜坐。蓋靜坐時。便涵養得本原稍定。雖是不免逐物。及自覺而收斂歸來。也有箇著落。譬如人出外去。才歸家時。便自有箇著身處。若是不會存養得箇本原。茫茫然逐物在外。便要收斂歸來。也無箇著身處也。廣

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曰。這却是一箇總要處。

安卿問伊川言目畏尖物。此理須克去。室中率置尖物。必不刺人。此是如何。曰。疑病身如此。尖物元不會刺人。他眼病。只管見尖物來刺人耳。伊川又一處說此稍詳。有人眼病。嘗見獅子。伊川教他見獅子則捉來。其人一面去捉。捉來捉去。捉不著。遂不見獅子了。寓〇第五卷

問前輩說治懼。室中率置尖物。曰。那箇本不能害人。心下要恁地懼。且習教不如此妄怕。問習在危階上行底。亦此意否。曰。那箇却分明是危。只教習。教不怕著。問習得不怕。少間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否。曰。是如此。胡泳

或問程子有言。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此說發明得好。曰。此程子爲學者言之。若聖人分上。則不如此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曰。痛舍。則大段費力矣。廣

問飢食渴飲。冬裘夏葛。何以謂之天職。曰。這是天教我如此。飢便食。渴便飲。只得順他。窮口腹之欲。便不是。蓋天只教我飢則食。渴則飲。何曾教我窮口腹之欲。淳

問取甥女歸嫁一段。與前孤孀不可再嫁相反。何也。曰。大綱恁地。但人亦有不能盡者。淳〇第六卷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問程子曰義安處便爲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何利如之。此利字卽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然那句解得不似此語却親切。正好去解那句。義初似不和而却和。截然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和。不和生於不義。義則和而無不利矣。淳。○寓錄云義則無不和和則無不利矣。○第七卷

程子曰。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讀法平價之類耳。僩。○第八卷

問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只是要得誠意素孚否。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爲王莽矣。楊雄不會說到此。後世論治。皆欠此一意。淳

問介甫言律一條何意也。曰。伯恭以凡事皆具。惟律不說。偶有此條。遂謾載之。淳○第九卷

律是八分書。言八分方是。方子

律是八分書。是欠些教化處。必大

不安今之法令。謂在下位者。閎祖○第十卷

厚之問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爲難。如何是從容就義。曰。從容謂徐徐。但義理不精。則思之再三。或汨於利害。却悔了。此所以爲難。曰。管仲如何。曰。管仲自是不死。不問子糾正不正。可學

厚之問伊川不答溫公給事中事。如何。曰。自是不容預。如兩人

有公事在官。爲守令者來問。自不當答。問者已是失。曰。此莫是避嫌否。曰。不然。本原已不是。與避嫌異。可學

遊定夫編明道語。言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呂與叔編。則曰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則與直內底也不是。又曰。敬以直內。所以義以方外也。又曰。游定夫晚年亦學禪。節。第十三卷

問佛家如何有敬以直內。曰。他有箇覺察。可以敬以直內。然與吾儒亦不同。他本是箇不耐煩底人。故盡欲掃去。吾儒便有是有。無是無。於應事接物。只要處得是。榦

問顏子春生。孟子并秋殺盡見。曰。仲尼無不包。顏子方露出春生之意。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也。使此更不露。便是孔子。孟子便如秋殺。都發出來。露其才。如所謂英氣。是發用處都見也。

又曰。明道下二句。便是解上三句。獨時焉而已難曉。循羽。第十四

卷

問孟子則露其才。蓋以時焉而已。直卿云。或曰。非當如此。蓋時出之耳。或曰。戰國之習俗如此。或曰。世衰道微。孟子不得已焉耳。三者孰是。曰。恐只是習俗之說較穩。大抵自堯舜以來。至於本朝。一代各自是一樣氣象不同。伯羽

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淳

論大成從祀。因問伊川於毛公不知何所主而取之。曰。程子不知何所見而然。嘗考之詩傳。其緊要處有數處。如關雎所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有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要之亦不多見。只是其氣象大槩好。問退

之一文士耳。何以從祀。曰。有關佛老之功。曰。如程子取其原道一篇。蓋嘗讀之。只打頭三句便也未穩。曰。且言其大槩耳。便如董仲舒。也則有疎處。蜚卿曰。伊川謂西銘乃原道之祖。如何。曰。西銘更從上面說來。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性說了。道夫問如他說定名虛位如何。曰。後人多譏議之。但某嘗謂便如此說也無害。蓋此仁也。此義也。便是定名。此仁之道。仁之德。此義之道。義之德。則道德是總名。乃虛位也。且須知他此語。爲老子設方得。蓋老子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而後智。所以原道後面。又云吾之所謂道德。合仁與義言之也。須先知得他爲老子設方看得。曰。如他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程子以爲非見得眞實。不能出此語。而屏山以爲孤聖道絕後學如何。先生笑曰。屏山只要說釋子道流皆得其傳耳。又問如十論之作。於夫子全以死生爲言。似以此爲大事了。久之乃曰。他本是釋學。但只是翻謄出來說許多話耳。道夫

問諸葛亮有儒者氣象如何。曰。孔明學不甚正。但資質好。有正大氣象。問取劉璋一事如何。曰。此却不是。又問孔明何故不能一天下。曰。人謂曹操父子爲漢賊。以某觀之。孫權眞漢賊耳。先主孔明正做得好時。被孫權來戰兩陣。到這裏便難向前了。權又結托曹氏父子。權之爲人。正如偷去劉氏一物。知劉氏之興。必來取此物。不若結托曹氏。以賊托賊。使曹氏勝。我不害守得一隅。曹氏亡。則吾亦初無利害。煇

遺書第一卷。言韓愈近世豪傑。楊子雲豈得如愈。第六卷則曰。楊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二說取予。似相牴牾。

曰。只以言性論之。則楊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若退之見得到處。却甚峻絕。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去著。此退之所以不易及。而第二說未得其實也。夔孫

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說見大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識見。尋求真箇如此。他資才甚高。然那時更無人制服他。便做大了。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文中子不曾有說見道體處。只就外面硬生許多話。硬將古今事變來壓捺說。或笑似太公家教。淳

明道行狀說孝弟禮樂處。上兩句說心。下兩句說用。可學

問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盡性至命是聖人事。然必從孝弟做起否。曰。固是。又問伊川說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今時非

無孝弟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謂即孝弟便可至命。看來孝弟上面。更有幾多事。如何只是孝弟便至命。曰。知得這孝弟之理。便是盡性至命。也只如此。若是做時。須是從孝弟上推將去。方始知得性命。如孝弟為仁之本。不成孝弟便是仁了。但是為仁自孝弟始。若是聖人。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事。又問程子以窮理盡性至命為一事。橫渠以為不然。曰。若是學者。便須節節做去。若是聖人。便只是一事。二先生說。須逐箇看。

問季路問鬼神章。先生意曰如此。蓋幽明始終。固無二理。然既是人。便與神自是各一箇道理。既是生。便與死各自一箇道理。所以程先生云一而二二而一也。曰。他已說出。但人不去看。有王某者。便罵學不躐等之說。說只是一箇道理。看來他却只見箇一字。不見箇二

字。又有說判然是兩物底。似又見箇二字。不見箇一字。且看孔子以未能對焉能說。便是有次第了。夔孫

問周子牕前草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此是取其生生自得之意邪。抑於生物中欲觀天理流行處邪。曰此不要解得那田地。自理會得。須看自家意思與那草底意思。如何是一般。淳○道夫錄云難言須是自家到那地位方看得要須見得那草與自家意思一般處

問周子窗前草不除去。即是謂生意與自家一般。曰他也只是偶然見與自家意思相契。又問横渠驢鳴。是天機自動意思。曰固是。但也是偶然見他如此。如謂草與自家意一般。木葉便不與自家意思一般乎。如驢鳴與自家呼喚一般。馬鳴却便不與自家一般乎。問程子觀天地生物氣象。也是如此。曰他也只是偶然見如此。便說出來示人。而今不成只管去守看生物氣象。問觀鷄雛可以觀仁。此則須有意。謂是生意初發見處。曰只是爲他皮殼尚薄可觀。大雞非不可以觀仁。但爲他皮殼粗了。夔孫

必大曰。子厚聞皇子生喜甚。見餓莩食便不美者。正淳嘗云與人同休戚。陸子壽曰。此主張題目耳。先生問曾致思否。對曰皆是均氣同體。惟在我者全公無私。故能無間斷而與之同休戚也。曰固是如此。然亦只說得一截。如此說時。真是主張題目。實不曾識得。今土木何嘗有私。然與他物不相管。人則元有此心。故至公無私。便都管攝之無間斷也。必大

朱子語類卷九十六

朱子語類卷第九十七

程子之書三　此卷係遺書中非入近思與四書等注者以類而從別爲一卷文集附

或問尹和靖言看語錄伊川云某在何必看此此語如何曰伊川在便不必看伊川不在了如何不看蓋卿錄云若伊川不在則何可不讀只是門人所編各隨所見淺深却要自家分別也是非前輩有言不必觀語錄只看易傳等書自好天下亦無恁地道理如此則只當讀六經不當看論孟矣天下事無高無下無小無大若切己下工夫件件是自家底若不下工夫擇書來看亦無益先生又言語錄是雜載只如閑說一件話偶然引上經史上便把來編了明日人又隨上面去看直是有學力方能分曉謙○以下論語錄

問遺書中有十餘段說佛處似皆云形上直內與聖人同却有

一兩處云。要之其直内者亦自不是。此語見得甚分明。不知其它所載。莫是傳錄之差。曰。固是。纔經李端伯呂與叔劉質夫記。便真。至游定夫便錯。可惜端伯與叔質夫早喪。使此三人者在。於程門之道必有發明。可學謂此事所係非輕。先生盍作一段文字為辨明之。曰。須待為之。因說芮國器嘗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如何要排佛。曰。只為無二道。故著不得它佛法。只是作一無頭話相欺誑。故且恁地過。若分明說出。便窮。可學

記錄言語難。故程子謂若不得某之心。則是記得它底意思。今遺書某所以各存所記人之姓名者。蓋欲人辨識得耳。今觀上蔡所記。則十分中自有三分以上是上蔡意思了。故其所記多有激揚發越之意。游氏所說。則有溫純不決之意。李端伯所記。則平正。質夫所記。雖簡約。然甚明切。看得來劉質夫那人煞高。惜乎不壽。廣

伊川語。各隨學者意所錄。不應一人之說其不同如此。游錄語慢。上蔡語險。劉質夫語簡。永嘉諸公語絮。振

李端伯語錄宏肆。劉質夫語記其髓。方子

坐客有問侯先生語錄異同者。曰。侯氏之說多未通。胡先生嘗薦之羅。他錄作楊 後延平先生與相會。頗謂胡先生稱之過當。因言其人輕躁不定。羅先生雖以凜然嚴毅之容與相待。度其頗難之。但云其游程門之久。甚能言程門之事。然於道理未有所見。故其說前後相反。沒理會。有與龜山一書。賀孫

張思叔語錄多作文。故有失其本意處。不若只錄語錄為舍。方子

楊志仁問明道說話。曰。最難看。須是輕輕地挨傍它描摸它意

思方得若將來解解不得須是看得道理大段熟方可看 節

先生問近來全無所問是在此做甚工夫義剛對數日偶看遺書數版入心遂乘興看數日先生曰遺書錄明道語多有只載古人全句不添一字底如曰思無邪如曰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皆是亦有重出者是當時舉此句教人去思量先生語至此整容而誦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曰便是聖人也要神明這箇本是一箇靈聖底物事自家齋戒便會靈聖不齋戒便不靈聖古人所以七日戒三日齋胡叔器曰齋戒只是敬曰固是敬但齋較謹於戒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到湛然純一時那肅然警惕也無了 義剛

胡明仲文伊川之語而成書凡五日而畢世傳河南夫子書乃其略也 方

問欲取程氏遺書中緊要言語分為門類作一處看庶得前後言語互相發明易於融會如何曰若編得也好只恐言仁處或說著義言性處或說著命難入類耳 浩

學者宜先看遺書次看尹和靖文字後乃看上蔡文字以發光彩且已不迷其說也 季通語○方

伊川說尹曰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不知數十年後人將謂我是何如人 作說怪異模樣 ○又三錄中說且得它見得不錯已是好 所以揚謝如此○方

改文字自是難有時意思或不好便把來改待得再看又反不如前底是以此見皆在此心如何纔昏便不得或有所遷就或有所回避或先有所主張隨其意之所重義理便差了 器之

問程子語有何疑處曰此等恐錄得差或恐是一時有箇

意思說出。或是未定之論。今且怕把人未定之論。便與做是。也是切害。如今言語。最是難得一一恰好。或有一時意思。見得是如此。它日所見。或未必然。惟聖人說出。句句字字都恰好。這只是這箇心。只是聖人之心平一。賀孫

記錄言語有不同處。如伊川江行事有二處載。一本云伊川自涪陵舟行遇風。舟人皆懼。惟伊川不動。岸上有負薪者。遙謂之曰。達後如此。捨後如此。伊川欲答之。而舟去已遠矣。一本謂既至岸。或問其故。伊川曰。心存誠敬爾。或曰。心存誠敬。曷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已忽不見矣。某嘗謂前說不然蓋風濤洶湧之際。負薪者何以見其不懼。而語言又何以相聞邪。就若無心之說。謂隱者既言。則趨而辟之可也。謂其忽然不見。則若鬼物然。必不然矣。又況達之與捨。只是一事。安得有分別邪。人傑

論日之行到寅。寅上光。到卯。卯上光。電是陰陽相軋。如以石相磨而火生。長安西風而雨。因食韭。言天地間寒煖有先後。或傳京師少雷。恐是地有高下。霹靂震死。是惡氣相擊搏。凡此數條者。果皆有此理否。曰。此皆一時談論所及。學者記錄如此。要之天地陰陽變化之機。日月星辰運行之度。各有成說。而未可以立談判也。康節詩有思入風雲變化中之語。前輩窮理。何事不極其至。今所疑數條。其間必自有說。且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聖人垂訓如此。則霹靂震死等事。理之所有。不可以為無也。謨。以下天地性理

伊川云測景以三萬里為準。若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及一萬五千里者。而天地之運蓋如初也。此言蓋誤。所謂升降一萬五

千里中者。謂冬夏日行南陸北陸之間。相去一萬五千里耳。非謂周天只三萬里。閎祖

程氏遺書一段說日月處。諸本皆云不如三焦說周回而行。不曉其義。後見一本云。不如舊說周回而行。乃傳寫之誤。雉

十五卷必有無種之人。生於海島。十八卷太古之時。人有牛首蛇身。金山得龍卵。龍湧水入寺取卵而去。涪州見村民化虎。此數條皆記錄者之誕。曰。以太極之昔而論。氣化之事。則厥初生民。何種之有。此言海島無人之處。必有無種之人。不足多怪也。龍亦是天地間所有之物。有此物則有此理。取卵而去。容或有之。村民化虎。其說可疑。或恐此人氣惡如虎。宅有所感召。未足深較也。謨

問遺書中有數段皆云人與物共有此理。只是氣昏推不得。此莫只是大綱言其本同出。若論其得此理。莫已不同。曰。同。曰。既同。則所以分人物之性者。却是於通塞上別。如人雖氣稟異而終可同。物則終不可同。然則謂之理同則可。謂之性同則不可。曰。固然。但隨其光明發見處可見。如螻蟻君臣之類。但其稟形既別。則無復與人通之理。如獼猴形與人略似。則便有能解。野狐能人立。故能為怪。如猪則極昏。如草木之類。荔枝牡丹乃發出許多精英。此最難曉。可學

伊川說海漚一段與橫渠水冰說不爭多。可學

問程子說性一條云。學者須要識得仁體。若知見得。便須立誠敬以存之。是如何。曰。公看此段要緊是那句。曰。是誠敬二字上。曰。便是公不會看文字。它說要識仁。要知見得。方說到誠敬。末云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吾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運

郎一歲之運。這幾句說得甚好。人也會解得。只是未必實見得。向編近思錄。欲收此段。伯恭以為怕人曉不得錯認了。程先生又說性即理也。更說得親切。曰。佛氏所以得罪於聖人。止緣它只知有一身而不知有天地萬物。曰。如今人又忒煞不就自身己理會。又問性即理何如。曰。物物皆有性。便皆有其理。曰。枯槁之物。亦有理乎。曰。不論枯槁。它本來都有道理因指案上花瓶云。花瓶便有花瓶底道理。書燈便有書燈底道理。水之潤下。火之炎上。金之從革。木之曲直。土之稼穡。一一都有性。都有理。人若用之。又著順它理始得。若把金來削做木用。把木來鎔做金用。便無此理。曰。西銘之意。與物同體體莫是仁否。曰。固是如此。然怎生見得意思是如此。與物同體固是仁。只便把與物同體做仁不得。恁地只說得箇仁之軀殼。須實見得方說得親切。如一椀燈。初不識之。只見人說如何是燈光。只恁地摶摸。只是不親切。只是便把光做燈。不得。賀孫

明道言學者須先識仁一段說話極好。只是說得太廣。學者難入。人傑

問一段說性命。下卻云見於事業之謂理。理字不甚切。曰。意謂理有善有惡。但不甚安。良久又曰。上兩句正是天命之謂性下一句是率性之謂道。中庸是就天性上言。此是就事物上言。亦無害。可學

呂與叔謂養氣可以為養心之助。程先生以為不然。養心只是養心。又何必助。如為孝只是為孝。又何必以一事助之。某看得來。又不止此。蓋才養氣。則其心便在氣上了。此所以為不

可也。廣

呂與叔言養氣可以爲養心之助。程先生大以爲不然。某初亦疑之。近春來方信。心死在養氣上。氣雖得其養。却不是養心了。方子

問呂與叔有養氣之說。伊川有數處皆不予之。養氣莫亦不妨。只是認此爲道。却不是。曰。然。又問一處說及平日思慮如何。曰。此處正是微涉於道。故正之。可學

遺書論命處。注云。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如何。曰。人固有命。只是不可不順受其正。如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是若謂其有命。却去巖墻之下立。萬一倒覆壓處。却是專言命不得。人事盡處便是命。去僞

問觀雞雛此可觀仁何也。曰。凡物皆可觀。此偶見雞雛而言耳。小小之物生理悉具。○必大

仲思問遺書云。看雞雛可以觀仁。如何。曰。既通道理後。這般箇久久自知之。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難者。所以游先生問陰陽不測之謂神。而程子問之曰。公是揀難底問。是疑後問。故昨日與公說讀書須看一句後又看一句。讀一章後又讀一章。格物須格一物後又格一物。見這箇物事道理既多。則難者道理自然識得。驤

問遺書謂切脈可以體仁。莫是心誠求之之意否。曰。還是切脈底是仁。那脈是仁。曰。切脈是仁。曰。若如此。則當切脈時。又用著箇意思去體仁。復問蜚卿曰。仲思所說如何。曰。以伯羽觀之。恐是觀雞雛之意。曰。如何。曰。雞雛便是仁也。曰。切脈體仁又如何。曰。脈是那血氣周流。切脈則便可以見仁。曰。然。恐只

是恁地脈理貫通乎一身仁之理亦是恁地又問雞雛如何是仁道夫曰先生嘗謂初與嫩底便是曰如此看較分明蓋當是時飲啄自如未有所謂爭鬬侵陵之患者只此便是仁也（道夫）

致道問仁則一不仁則二如何曰仁則公公則通天下只是一箇道理不仁則是私意故變詐百出而不一也（時舉）

問和靖語錄中有兩段言仁一云某謂仁者公而已伊川曰何謂也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曰善涵養又云某以仁惟公可盡之伊川曰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耳人能至公便是仁先生曰人能至公便是仁此句未安然和靖言仁所見如此問伊川何不以一二語告之曰未知其如何（可學）

伊川言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某看忠有些子是誠之用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十分眞實恁地便是誠若有八九分恁地有一分不恁地便是夾雜些虛僞在內便是不誠忠便是盡心盡心亦是恁地便有些子是誠之用（賀孫）

一心之謂誠盡己之謂忠誠是實理自然如此此處却不曾帶那動只恁地平放在這裏忠却是處事待物見得却是向外說來（端蒙）

盡心之謂忠一心之謂誠存於中之謂孚見諸事之謂信（問中孚之義先生引伊川）蓋孚字從爪從子取鳥抱卵之義言人心之所存者實有是物也（僩）

問誠然後能敬未知誠須敬然後誠敬小誠大如何說曰必存此實理方能敬只是此一敬字聖人與學者深淺自異（可學）

問程子曰天下善惡皆天理何也曰惻隱是善於不當惻隱處惻隱即是惡剛斷是善於不當剛斷處剛斷即是惡雖是惡然原頭若無這物事却如何做得本皆天理只是被人欲反了故用之不善而爲惡耳 必大

問善惡皆天理如何曰此只是指其過處言如惻隱之心仁之端本是善纔過便至於姑息羞惡之心義之端本是善纔過便至於殘忍故它下面亦自云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 文蔚

問天下善惡皆天理楊墨之類只是過不及皆出於仁義謂之天理則可如世之大惡謂之天理可乎曰本是天理只是番了便如此如人之殘忍便是番了惻隱如放火殺人可謂至惡若把那去炊飯殺其人之所當殺豈不是天理只緣番了道理有背有面順之則是背之則非緣有此理方有此惡如溝渠至濁當初若無清冷底水緣何有此

或問善惡皆天理也若是過與不及些小惡事固可說天理如世間大罪惡如何亦是天理曰初來本心都自好少間多被利害遮蔽如殘賊之事自反了惻隱之心是自反其天理賀孫問既是反了天理如何又說皆天理也莫是殘賊底惡初從羞惡上發淫溺貪欲底惡初從惻隱上發後來都過差了原其初發都是天理曰如此說亦好但所謂反者亦是四端中自有相反處如羞惡自與惻隱相反是非自與辭遜相反如公說也是好意思因而看得舊一句不通處出如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暴這兩句意分曉惟是用人之仁去其貪一句沒分曉今公說貪是愛上發來也是恩之是淳

善底人。易得含胡苟且。姑息貪戀。賀孫

善只是當恁地底。惡只是不當恁地底。善惡皆是理。但善是那順底。惡是反轉來底。然以其反而不善。則知那善底自在。故善惡皆理也。然却不可道有惡底理。端蒙

問天只是以生爲道。繼此生理便是善。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生便是繼。如何分作兩截。曰。此亦先言其理之統如此。然亦未甚安。有一人云。元當作无。尤好笑。可學

孟子說性善。是就用處發明人性之善。程子謂乃極本窮原之性。却就用處發明本理。人傑

季容甫問中理在事。義在心。如何。曰。中理只是做得事來中理。義則所以能中理者也。義便有揀擇取舍。易傳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㽦

問天地設位一段。明道云。見劉質夫錄 論人神處 天地設位。合道易字道宅字不得。不知此說如何。曰。明道說話。自有不論文義處。可學

問遺書有古言乾坤不用六子一段。如何。曰。此一段却主張是自然之理。又有一段却不取。可學

問遺書首卷體道之說。曰。體猶體當體究之體。言以自家身己去體那道。蓋聖賢所說。無非道者。只要自家以此身去體它。令此道爲我之有也。如克己便是體道工夫。僩 ○以下爲學工夫

謝氏記明道語。既得後須放開。此處恐不然。當初必是說既得後。自然從容不迫。它記得意錯了。謝氏後來便是放開。周恭叔又是放倒。因舉伊川謂持之太甚。便是助長。亦須且恁去。助長固是不好。然合下未能到從容處。亦須且恁去。猶愈於不能執捉者。淳

既得後須放開。此亦非謂須要放開。但謂既有所得。自然意思廣大。規模開擴。若未能如此。便是未有得。只是守耳。蓋以放開與否。爲得與未得之驗。若謂有意放開。則大害事矣。上蔡謂周恭叔放開太早。此語亦有病也。

論遺書中說放開二字。先生曰。且理會收斂。問昨日論橫渠言得尺守尺。得寸守寸。先生却云須放寬地步。如何。曰。只是且放寬看將去。不要守殺了。橫渠說自好。但如今日所論。却是太局促了。德明

先生問遺書中欲夾持這天理則在德一段。看得如何。必大對曰。中庸所謂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先生默然久之。必大問如何。曰。此亦說得。然只是引證。畢竟如何是德。曰。只是此道理。因講習躬行後。見得是我之所固有。故守而勿失耳。曰。尋常看據於德如何說。必大以橫渠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對。曰。須先得了。方可守。如此說上依舊認德字未著。今且說只是這道理。然須長長提撕。令在己者決定是做得如此。如方獨處默坐。未會事君親接朋友。然在我者。已渾全是一箇孝弟忠信底人。以此做出事來。事親則必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交則必信。不待旋安排。蓋存於中之謂德。見於事之謂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正謂以此德而見諸事耳。德成於我者。若有一箇人在內。必定孝弟忠信。斷不肯爲不孝不弟不忠不信底事。與道家所謂養成箇嬰兒在內相似。凡人欲邊事。這箇人斷定不肯教自家做。故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謂雖未會說出來時。存於心中者。已斷是如此了。然後用得戒謹恐懼。存養工夫。所以必用如此存養者。猶恐其或

有時間斷故耳。程子所謂須有不言而信者。謂未言動時。已渾全是箇如此人。然却未有迹之可言。故曰言難爲形狀。又言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自初學者言之。它既未知此道理。則教它認何爲德。故必先令其學文。既學文後。知得此道理了。方可教其進德。聖人教人。既不令其躐等級做進德工夫。不令其止於學文而已。德既在已。則以此行之耳。不待外面勉強旋做。故曰有德則不習無不利。凡此工夫。全在收斂近裏而已。中庸末章。發明此意至爲深切。自衣錦尚絅以下皆是。只暗暗地做工夫去。然此理自掩蔽不得。故曰闇然而日章。小人不會做時。已報得滿地人知。然實不會做得。故曰的然而日亡。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皆是收斂近裏。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句緊一句。先生再三誦此六言。曰。此工夫似淡而無味。然做時却自有可樂。故不厭。似乎簡略。然大小精粗。秩然有序。則又不止於簡而已。溫而理。溫厚似不可曉。而條目不可亂。是於有序中更有分別。如此入細做工夫。故能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夫見於遠者。皆本於吾心。可謂至近矣。然猶以已對物言之。知風之自。則知凡見於視聽舉動者。其是非得失。必有所從來。此則皆本於一身而言矣。至於知微之顯。則又說得愈密。夫一心至微也。然知其極分明顯著。學者工夫能如此收斂來。方可言德。然亦未可便謂之德。但如此則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尚不愧於屋漏。蓋已能如此做入細工夫。知得分明了。方能謹獨涵養。其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不動不言時。已是箇敬信底人了。又引詩不顯維德予懷明德

德輶如毛言之。一章之中。皆是發明箇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形狀。故以無聲臭終之。必大

伊川云敬則無己可克。其說高矣。然夫子當時。只告顏子以克己復禮而已。蓋敬是常常存養底道理。克己是私欲發時。便與克除去。兩不相妨。孔子告顏子克己之論。下而又有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之語在。璘

問主敬不接視聽。須得如此否。曰。蓋有此樣人。如許勃之類。心要活。活是生活之活。對著死說。活是天理。死是人欲。必大錄云天理存則活人欲用則死周流無窮。活便能如此。番

伯豐問程子曰覺悟便是信。如何。曰。未覺悟時。不能無疑。便半信半不信。已覺悟了。別無所疑。即是信。番

何以窒慾。伊川曰思。此莫是言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否。曰然。又問思與敬如何。曰。人於敬上未有用力處。且自思入。庶幾有箇巴攬處。思之一字。於學者最有力。去僞

惟思為能窒慾如何。曰。思與觀同。如言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蓋是非既見。自然欲不能行。升卿

思可以勝慾亦是。曰。莫是要與醒否。曰然。

蔡問程子曰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曰。思慮息不得。只敬便都沒了。淳

上床斷不可思慮事。為思慮了沒頓放處。如思慮處事。思慮了又便做未得。如思量作文。思量了又寫未得。遂只管展轉思量起來。便儘思量不過。如此。某舊來緣此不能寐。寧可呼燈來隨手寫了。方睡得著。程子瞻溫公數珠。只是令它數數而已。如道家數息是也。番

問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莫是因事言之曰此說不知如何郭子和亦如此說如絜矩豈無事上之恕　可學

程子曰積習儘有功禮在何處積習在學者事到積習熟時即和禮亦不見矣　必大

問從善如登是進向上底意抑難底意曰從善積累之難從惡淪胥之易從善却好然却難從惡便陷得易了　淳

問蘇季明治經傳道一段曰明道只在居業上說忠信便是誠曰誠字說來大如何執捉以進德曰由致知格物以至誠意處則誠矣曰此是聖人事學者如何用功曰此非說聖人乃是言聖人之學如此若學者則又有說話乾言聖人之學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坤言賢人之學故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忠信便是在內修辭是在外問何不說事却說辭曰事尚可欺人辭不可揜故曰言顧行行顧言曰既分聖賢之學其歸如何曰歸無異但著乾所言便有自然底意思坤所言只是作得持守終無自然底氣象正如孔子告顏淵以克己而告仲弓以敬恕曰伊川云敬則無己可克則又與顏淵無異矣曰不必如此看且各就門戶做若到彼處自入得尤好只是其分界自如此　可學

問伊川語龜山勿好著書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如何曰怕分却心自是於道有害　大雅

居甫問伊川云隨時變易乃能常久不知既變易何以反能久曰一出一入乃能常如春夏秋冬乃天地之常久使寒而不暑暑而不寒安能常久　可學

呂舍人記伊川說人有三不幸以爲有高才能文章亦謂之不

幸。便是這事乖。少間盡被這些子能解擔閣了。一生便無暇子細理會義理。只從外面見得些皮膚。便說我已會得。筆下便寫得去。自然無暇去講究那精微。被人扛得來大。又被人以先生長者目我。更不去下問。少間傳得滿鄉滿保。都是這般種子。橫渠有一段說。人多爲人以前輩見處。每事不肯下問。壞了一生。我寧終是不知。此段最好看。僩

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些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先做活計。節

問。以物待物一段。上文云安可使小者亦大。下又云用一心而處之。意似相背。曰。一心而處之。只是言盡吾心耳。可學

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程子云。可以見得浩然之氣。先生云。此只是無間斷之意。看相關對語不斷交花便見得。端蒙

問。遺書云。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何謂也。曰。此是心之理。今則分明昭昭其在面前。淳。以下聖賢及先儒

問。伊川言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孔子微服而過宋相類。曰。舜知象之將殺己。而象憂則亦憂。象喜則亦喜。孔子知桓魋必不能害。而又微服過宋。此兩事若相拗。然皆是道並行而不相悖。故云相類。非謂舜與孔子事一一相類也。銖。○節錄云。舜知象欲殺己而不防。夫子知桓魋不能殺己而微服。此兩事甚相拗。故伊川曰相類。

問。伊川曰。聖人與理爲一。無過不及。中而已。敢問顏子擇乎中庸。未見其止。歎夫子瞻前忽後。則過不及雖不見於言行。而亦嘗動於心矣。此亦是失否。曰。此一段說得好。聖人只是一

箇中底道理。去僞

問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有。與說才誠處一段不同。恐彼是說天資之才。與此才別。到得理明。無不可用。是理明則天資之才不用。曰。然。可學

周茂叔納拜已受去。如何還。可學

問遺書中說孔孟一段。看見不甚有異。南軒好提出曰。明道云。我自做天裏。此句只是帶過。後來却說是以天自處便錯了。要之此句亦是明道一時之意思如此。今必欲執以爲定說。却向空去了。可學

問明道行狀。謂未及著書。而今有了翁所跋中庸何如。曰。了翁初得此書。亦疑行狀所未嘗載。後乃謂非明道不能爲此。了翁之姪幾叟。龜山之壻也。翁移書曰。近得一異書。吾姪不可不見。幾叟至。次日翁冠帶出此書。幾叟心知其書非是。未敢言。翁問曰何疑。曰。以某聞之龜山。乃與叔初年本也。翁始覺。遂不復出。近日陸子靜力主以爲眞明道之書。某云却不要與其爭。某所聞甚的。自有源流。非強說也。兼了翁所舉知仁勇之類。却是道得著。至子靜所舉。沒意味也。道夫

伊川前後進講。未嘗不齋戒。潛思存誠。如此則未進講已前。還有間斷否。曰。不然。尋常未嘗不誠。只是臨見君時。又加意爾。如孔子沐浴而告哀公是也。去僞

問伊川臨終時。或曰平生學底正要今日用。伊川開目曰。說要用便不是。此是如何。曰。說要用。便是兩心。僩

魏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覷却堯學它行事。

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似它動容周旋中禮。曰。也是如此。更有多少病。良久曰。人便是被一箇氣質局定。變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變得些子。又更有些子。又云。聖人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是一刀兩段。千了萬當。聖人固不在說。但顏子得聖人說一句。直是傾腸倒肚便都了。更無許多廉纖纏繞絲來線去。問橫渠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它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曾熟。不是學箇恭。又學箇安。

程先生幼年屢說須要井田封建。到晚年又說難行。見於暢潛道錄。想是它經歷世故之多。見得事勢不可行。淳

問古不必驗一段。曰。此是說井田。伊川高明。必見得是無不可行。然不如橫渠更驗過。則行出去無窒礙。必大

古不必驗。因橫渠欲置田驗井田故云爾。橫渠說話。多有如此處。可學

范純父言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爲本分不爲害。伊川曰。只爲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伊川云。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先生云。某因說甚長之意思之。後來人只是投家狀。便是陳乞了。以至入仕。事事皆然。古者人有才德。卽舉用。當時這般封贈。朝廷自行之。何待陳乞。程先生之意。恐然也。觀後來郊恩都不曾爲太中陳請。則乞封贈。程先生亦不爲之矣。揚

問伊川於陳乞封父母之問。云待別時說。過謂此自出朝廷合行之禮。當今有司檢舉行下。亦不必俟陳乞也。答云如此名

義却正。過
問謝顯道初見明道。自負該博史書盡卷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言。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曰。卽此是惻隱之心。夫爲師問所折難。而愧形於顏色。與惻隱之心。似不相屬。明道乃云爾者何也。曰。此問却要商量。且何不曰羞惡之心而謂之惻隱之心。諸公試各以己意言之。黎季成對曰。此恐是識痛癢底道理。先生未以爲然。次日復以此請問。先生曰。只是謝顯道聞明道之言。動一動。爲它聞言而動。便是好處。却不可言學者必欲其動。且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不是四件物。合下都有。偏言則一事。總言則包四者。觸其一則心皆隨之。言惻隱之心。則羞惡辭遜是非在其中矣。又曰。此心之初發處。乃是惻隱。如有春方有夏。有惻

隱方有羞惡也。如根蔕相連。蓋卿
伊川問和靖近日看大學功夫如何。和靖曰。只看得心廣體胖處意思好。伊川曰。如何見得好。尹但長吟心廣體胖一句而已。看它一似瞞人。然和靖不是瞞人底人。公等讀書。都不見這般意思。僩
又擧程子之言。謂陳平知宰相之體。先生問如何是理陰陽。過未對。曰。下面三語。便是理陰陽。過。以下雜類
問程先生云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曰。如仲舒語。只約度有這物事。韓退之雖知有這物事。又說得太濶疎了。燾
魯叔問溫公薨背。程子以郊禮成賀而不弔。如何。曰。這也可疑。
或問賀則不弔。而國家事體又重。則不弔似無可疑。曰。便是不恁地。所以東坡謂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卽不聞歌則不哭。

蓋由哀而樂則難由樂而哀則甚易且如早作樂而暮聞親屬纊麻之戚不成道既歌則不哭這箇是一脚長一脚短不解得乎如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不成道辭亦當三這所在以其觀之也是伊川有些過處道夫問這事且看溫公諱日與禮成日同則弔之可也或已在先則更差一日亦莫未有害否曰似乎在先但勢不恁地自是合如此只如進以禮退以義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天下事自是恁地秤停不得道夫

問王祥孝感事伊川說如何曰程先生多有此處是要說物我一同然孝是王祥魚是水中物不可不別如說感應亦只言己感不須言物可學

問伊川奪嫡之說不合禮經是當時有遺命抑後人爲之邪先生曰亦不見得如何只侯師聖如此說問此說是否曰亦不見得是如何淳

世間有鬼神馮依言語者蓋屢見之未可全不信本卷何以曰師巫降言無此理又好談鬼神者假使實有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外書却言不信神怪不可被猛撞出來後如何處置先生曰神怪之說若猶未能自明鮮有不惑者學者惟當以正自守而窮理之有無久久當自見得讀書講明義理到此等處雖有不同姑闕其疑以俟它日未晚也謨

程先生謂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莊子云嗜慾深者天機淺此言最善又曰謹禮不透者深看莊子然則莊老之學未可以爲異端而不講之耶曰君子不以人廢言言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如所謂嗜慾深者天機淺此語甚的當不可盡以爲虛無之論而妄訾之也謨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曰。平時慮爲異教所汩。未嘗讀莊老等書。今欲讀之如何。曰。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要在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如何爾。謨。以下異端

遺書說老子言雜。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而未盡者也。程先生所謂言約而理盡。括盡古書曲折。友仁

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存守一。伯淳曰。此三住者。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此則明道以持國之言爲然。而道家三住之說爲可取也。至第二卷何以有曰若言神住氣住則是浮屠入定之法。雖言養氣。亦是第二節事。若是則持國當日之論。容有未盡者。或所記未詳。如何。曰。二程夫子之爲敎。各因其人而隨事發明之。故言之抑揚亦或不同。學者於此等處。必求其所以爲立言之意。倘自爲窒塞。則觸處有礙矣。與持國所言。自是于持國分上當如此說。然猶卒歸於收放心。至闢之以爲浮屠入定之說者。是必嚴其辭以啓迪後進。使先入之初。不惑乎異端之說云爾。謨

外書錄伊川語。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閑了都無用處。又明道嘗至禪房。方飯。見其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二說如何。曰。此皆歎辭也。前說歎後之學者不能著實做工夫。所以都無用處。後說歎吾儒禮儀反爲異端所竊取。但其間記錄未精。故語意不圓。所以爲可疑耳。謨

李端伯所記第一條。力闢釋氏說出山河大地等語。歷舉而言之。至論聖人之道。則以爲明如日星。及其終也。以爲會得此

便是會禪。至與侯世與講孟子浩然之氣。則舉禪語爲況。云事則不無擬心則差。十五卷論中庸言無聲無臭。勝如釋氏言非黃非白。似又以中庸之言下與釋氏較勝負。至如所謂洒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與陳瑩中論天在山中大畜是芥子納須彌。所引釋氏語不一而足。如其闢異端之嚴。而記者多錄此何耶。曰。韓持國本好佛學。明道與語而有便是會禪之說者。蓋就其素所講明者因以入之。今人多說闢異端往往於其教中茫然不知其說。馮虛妄語。宜不足以服之。如明道諸先生實嘗深究其說。盡得其所以爲虛誕怪僻之要領。故因言所及。各有其旨。未可以爲苟徇其說也。謨

問遺書首篇明道與韓持國論禪一段看來韓持國只是曉得那低底禪。嘗見范蜀公與溫公書。說韓持國爲禪作祟。要想得山河大地無寸土。不知還能無寸土否。可將大樂與與醒歸這邊來。今觀明道答它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它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想是持國曾發此問來。故明道如此說。不知當初韓持國合下被甚人教得箇矮底禪如此。然范蜀公欲以大樂與醒。不知怎生與得它醒。它方欲盡掃世間之物歸于至靜。而彼欲以鬧底物引之。亦拙矣。況范蜀公之樂也可可地用之。問此等說。如何是矮底禪。豈解更有一般高底禪。曰。不然。它說世間萬法皆是虛妄。然又都是真實。你攻得它前面一項破。它又有後面一項攻它不破。如明道云若說幻爲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此語也攻它不破。它元不會說這箇不是性。它也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何嘗說這箇不是性。你說性外無道道外無性。它

又何嘗說性外有道道外有性來。它之說有十分與吾儒相似處。只終不是。若見得吾儒之說。則它之說不攻自破。所以孟子說遁辭知其所窮。它到說窮處便又有一樣說話。如云世間萬法都是虛妄。然又都是眞實。此又是如何。今不須窮它。窮得它一邊。它又有一邊。都莫問它。只看得自家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分曉了。却略將它說看過。便見它底不是。所以明道引孔子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只看這數句幾多分曉也不待解說。只是玩味久之便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敎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敎也多少分曉。只是人自昏了所以道理也要箇聰明底人看。一看便見也是快活人。而今如此費人口頰。猶自不曉。又曰。釋迦佛初間入山修行。它也只是厭惡世諦爲一身之計。觀它修行大故用功。未有後來許多禪底說話。後來相傳。一向說開了。　僩

伊川謂釋氏之見。如管中窺天。只見直上。不見四旁。某以爲不然。釋氏之見。蓋是瞥見水中天影耳。　方子

禪家言性。猶日下置器。謂輪廻也。如以蟻性與牛。是傾此於彼。　方子

問昨日先生說佛氏但願空諸所有。此固不是。然明道嘗說胸中不可有一事。如在試院推算康節數。明日問之。便已忘了。此意恐亦是空諸所有底意。曰。此出上蔡語錄中。只是錄得它自意。無這般條貫。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孟子

必有事焉而勿忘何嘗要人如此若是箇道理須著存取只如易繫說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亦只是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意在它們說便如鬼神變怪有許多不可知底事德明

以下以記錄之疑

伊川曰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實理與實見不同今合說必記錄有悞蓋有那實理人須是實見得見得恁地確定便有實見得又都閑了淳

先生顧陳安卿曰伊川說實理有不可曉處云實見得是實見得非恐是記者之誤見字上必有漏落理自是理見自是見蓋物物有那實理人須是實見得義剛曰理在物見在我曰是如此義剛

問不當以體會爲非心是如何曰此句曉未得它本是闢橫渠心小性大之說心性則一豈有小大橫渠却自說心統性情不知怎生却恁地說

問不當以體會爲非心故有心小性大之說如何是體會曰此必是橫渠有此語今其書中失之矣橫渠云心禦見聞不弘於性却做兩般說渠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處云心能檢其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此意却好又不知它當初把此心性作如何分橫渠說話有差處多如此可學

問游定夫所記如云一息不存非中也又曰君子之道無適不中故其心與中庸合此處必是記錄時失正意曰不知所記如何其語極難曉可學

問游定夫記程先生語所謂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爲其偏而已矣觀其意蓋以中爲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理。偏爲不周徧之意。一物不該。一事不爲。是說無物不有之意。一息不存。是說無時不然之意。是否。曰。便是它說中字不著。中之名義不如此。它說偏字却是一偏。一偏便不周徧。却不妨。但定夫記此語不親切。不似程先生每常說話。緣它夾雜王氏學。當時王氏學盛行。薰炙得甚廣。一時名流。如江民表彭器資鄒道卿陳了翁皆被薰染。大片說去。銖

問自性而行皆善也以下。當初必是以同此性而於其上如此分別。記錄不真了。曰。然。可學

問稱性之善一段。曰。不是。又問心如何有形。曰。張敬夫極善此二字。曰。當初意思必是以心比性有少模倣。故記如此。曰。然。可學

學者不可以不誠一段。不是。可學

問內外得一段亦大寬。曰。然。可學

物各付物。不役其知。便是致知。然最難。此語未敢信。恐記者之誤。人傑

問遺書有一段云。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自誠。此其它說不同。却不會下格物工夫。曰。不知此一段如何。又問物來則知起似無害。但以下不是。曰。亦須格方得。可學

問用方知。不用則不知。曰。這說也是理會不得。怕只是如道家通得未來底事。某向與一術者對坐。忽然云當有某姓人送簡至矣。久之果然。扣之則云某心先動了。故知所謂用與不用。怕如此。恐伊川那時自因問答去。今不可曉。要附在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解中。只攪得鶻突沒理會。賀孫

問遺書中云聖人於易言無思無為。此戒夫作為。此句須有錯。曰。疑當作此非戒夫作為。可學

問思入風雲變態中。曰。言窮理精深。雖風雲變態之理。思亦到。節。以下文集

明道詩。不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龜山語錄說是時事。梅臺詩亦說時事。[illegible]

明道詩云。旁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此是後生時氣象。眩露無含蓄。

有鍾粹美兮會元之期。元氣會則生聖賢 歷家謂十一月朔夜半甲子冬至。自是難得遇也。砥

問呂與叔問中處。中者道之所從出。某看呂氏意如何。曰。性者道之所從出云爾。中即性也。亦是此意。只是名義未善。大意却不在此。如程先生云中即道也。若不論其意亦未安。曰。中即道也未安。謂道所從出。却是就人為上說已陷了。又云中即道也。却亦不妨。又問若謂性與道。大本與達道。可混為一。即未安以下云云至安得不為二乎。程先生語似相矛盾。曰。大本達道。性道雖同出。要須於中識所以異。又問中之為義自過不及而立名。此段說中。與平日異。只為呂氏形容中太過。故就其既發告之。曰然。又問若只以中為性以下云云至却為近之。曰。此語不可曉。當時問時辭意亦自窘束。又問不倚之謂中。不雜之謂和。如何。曰。有物方倚得。中未有物如何倚。曰。若是當倒說。中則不倚。曰。亦未是。不如不偏好。又問中發出。則自不雜。是要見工夫處。故以為未安。曰。不雜訓和不得。可以訓不純。游定夫云不乖之謂和。却好。又問赤子之心

處。此是一篇大節目。程先生云毫釐有異得爲大本乎。看呂氏此處。不特毫釐差。乃大段差。然毫釐差亦不得。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赤子之心如何比得。曰。未論聖人。與叔之失。却是認赤子之已發者皆爲未發。曰。固是如此。然若論未發時。衆人心亦不可與聖人同。曰。如何不同。若如此說。却是天理別在一處去了。曰。如此說。卽中庸所謂未發之中。如何。曰。此却是要存其心。又是一段事。今人未發時。心多擾擾。然亦有不擾擾時。當於此看。大抵此書答辭。亦有反爲所窘處。當初不若只與論聖人之心如此。赤子之心如彼。則自分明。又問引孟子心爲甚。如何。曰。孟子乃是論心自度。非是心度物。又問引允執厥中如何。曰。它把做已發言。故如此說。曰。聖人智周以下。終未瑩達。又云言未有異。又終未覺。又云固未嘗以已發不同處。指爲大本。雖如此說。然所指又別。曰。然。曰。南軒云心體昭昭處。分作兩段。曰。不是如此。此說極好。敬夫初自道時。好如此說話。又問此一篇前項。只是名義失。最失處在赤子之心。曰。然。可學

鄭問呂氏與伊川論中書。曰。呂說大槩亦是。只不合將赤子之心一句插在那裏。便做病。赤子飢便啼。寒便哭。把做未發不得。如大人心千重萬折。赤子之心無恁勞攘。只不過飢便啼寒便哭而已。未有所謂喜所謂怒所謂哀所謂樂。其與聖人不同者。只些子。問南軒辨心體昭昭爲已發如何。曰。不消如此。伊川只是改它赤子未發。南軒又要去討它病。淳

施問赤子之心。曰。程子道是已發而未遠。如赤子飢則啼。渴則飲。便是已發。寓

今人呼墓地前爲明堂。嘗見伊川集中。書爲劵臺。不曉所以。南軒欲改之。某云不可。且留著。後見唐人文字中。言某朝詔改爲劵臺。僩

朱子語類卷九十七

朱子語類卷第九十八

張子之書一 凡入近思者爲此卷

張横渠語錄。用關陝方言。甚者皆不可曉。近思錄所載。皆易曉者。揚

問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曰。此張子所謂虛空卽氣也。蓋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但人不見耳。此是未成形者。問虛實以陰陽言否。曰。以有無言。及至浮而上。降而下。則已成形者。若所謂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卽是氣之查滓。要之皆是示人以理。道夫。○第一卷

升降飛揚。所以生人物者。未嘗止息。但人不見耳。如望氣者。凡氣之災祥。皆能見之。如龍成五色之類。又如昔人有以五色綫。令人暗中學辨。三年而後辨得。因論精專讀書。○德明

問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言機言始。莫是說理否。曰。此本只是說氣。理自在其中。一箇動。一箇靜。便是機處。無非教也。教便是說理。又曰。此等言語。都是經鍛鍊底語。須熟念細看。義剛

問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舊聞履之記先生語云。游氣紛擾當橫看。陰陽兩端當直看。方見得。是否。曰。也似如如此。只是晝夜運而無息者。便是陰陽之兩端。其四邊散出紛擾者。便是游氣以生人物之萬殊。某常言正如麪磨相似。其四邊只管層層撒出。正如天地之氣。運轉無已。只管層層生出人物。其中有粗有細。故人物有偏有正。有精有粗。又問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是言一氣混沌之初。天地未判之時。爲復亘古今如此。曰。只是統說。只今便如此。問升降者是陰陽之兩端。飛揚者是游氣之紛擾否。曰。此只是說陰陽之兩端。下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此正是說陰陽之兩端。到得其感遇聚結爲雨露。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以下。却正是說游。氣之紛擾者也。問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兩句。欲云虛實動靜。乘此氣以爲機。陰陽剛柔。資此氣以爲始。可否。曰。此兩句只一般。實與動便是陽。虛與靜便是陰。但虛實動靜。是言其用。陰陽剛柔。是言其體而已。問始字之義如何。曰。只是說如箇生物底母子相似。萬物都從這裏生出去。上文說升降飛揚。便含這虛實動靜兩句在裏面了。所以虛實動靜陰陽剛柔者。便是這升降飛揚者爲之。非兩般也。至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此兩句便

是例。疑是說生物底則例字

問無非教也。都是道理在上而發見。曰。然。因引禮記中天道至教聖人至德一段。與孔子予欲無言一段。天地與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那粗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聖人皆然。僩

問游氣紛擾一段。是說氣與理否。曰。此一段專是說氣。未及言理。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此言氣到此。已是查滓粗濁者。去生人物。蓋氣之用也。其動靜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此說氣之本。上章言氣坱然太虛一段。亦是發明此意。因說佛老氏却不說著氣。以爲此已是查滓。必外此然後可以爲道。遂至於絶滅人倫。外形骸。皆以爲不足䘏也。銖

游氣陰陽。陰陽卽氣也。豈陰陽之外。又復有游氣。所謂游氣者。指其所以賦與萬物。一物各得一箇性命。便有一箇形質。皆此氣合而成之也。雖是如此。而所謂陰陽兩端。成片段滾將出來者。固自若也。亦猶論太極。物物皆有之。而太極之體。未嘗不存也。謨

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陰陽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閎祖

循環不已者。乾道變化也。合而成質者。各正性命也。譬之樹木。其根本猶大義。散而成花結實。一向發生去。是人物之萬殊。賀孫

問游氣陰陽。曰。游是散殊。比如一箇水車。一上一下。兩邊只管

滚轉。這便是循環不已。立天地之大義底。一上一下。只管滚轉。中間帶得水灌溉得所在。便是生人物之萬殊。天地之間。二氣只管運轉。不知不覺生出一箇人。不知不覺又生出一箇物。即他這箇斡轉便是生物時節。道夫

問游氣紛擾。生人物之萬殊。曰游氣是氣之發散生物底氣。游亦流行之意。紛擾者。參錯不齊。既生物。便是游氣。若是生物常運行而不息者。二氣初無增損也。㽦

問游氣莫便是陰陽。横渠如此説。似開了。曰此固是一物。但渠所説游氣紛擾。合而成質。恰是指陰陽交會言之。陰陽兩端。循環不已。却是指那分開底説。蓋陰陽只管混了闢。闢了混。故周子云。混兮闢兮。其無窮兮。端蒙

横渠言游氣紛擾。季通云。却不是説混沌未分。乃是言陰陽錯綜相混交感而生物。如言天地絪縕。其下言陰陽兩端。却是言分別底。上句是體。下句是用也。端蒙

游氣紛擾。是陰陽二氣之緒餘。循環不已。是生生不窮之意。㽦

叔器問游氣一段。曰游氣是裏面底。譬如一箇扇相似。扇便是立天地之大義底。扇出風來。便是生人物底。義剛

問陰陽游氣之辨。曰游氣是生物底。陰陽譬如扇子。扇出風。便是游氣。義剛

問游氣陰陽。曰游氣是出而成質。曰只是陰陽氣。曰然。便當初不道合而成質。却似有兩般。可學

横渠言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説得似稍支離。只合云陰陽五行。循環錯綜。升降往來。所以生人物之萬殊。立天地之大義。端蒙

橫渠謂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此數句是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荀楊豈能到士毅

趙共父問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曰體物猶言爲物之體也蓋物物有箇天理體事謂事事是仁做出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須是仁做始得凡言體便是做他那骨子蒔舉

趙共父問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以見物物各有天理事事皆有仁曰然天體在物上仁體在事上猶言天體於物仁體於事本是言物以天爲體事以仁爲體緣須著從上說故如此下語致道問與體物而不可遺一般否曰然曰先生易解將幹事說曰幹事猶言爲事之幹體物猶言爲物之體共父問下文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然須得仁以爲骨子賀孫

問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何也曰理者物之體仁者事之體事事物物皆具天理皆是仁做得出來仁者事之體體物猶言幹事事之幹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仁則不可行譬如衣服必有箇人著方得且如坐如尸必須是做得凡言體者必是做箇基骨也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音往言往來游衍無非是理無一物之不體猶言無一物不將這箇做骨端蒙

問仁體事而無不在曰只是未理會得仁字若理會得這一字了則到處都理會得今未理會得時只是於他處上下文有些相貫底便理會得到別處上下文隔遠處便難理會今且須記取做箇話頭賀孫錄云千萬記取此是箇話頭久後自然曉得或於事

上見得。或看讀別文義。却自知得。道夫○賀孫同

問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此息只是生息之息。非止息之息否。曰。然。嘗看孟子言日夜之所息。程子謂息字有二義。其後來看。只是生息。道夫

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人死便是歸。祖考來格便是伸。死時便都散了○問

橫渠言至之謂神。反之謂鬼。固是然。雷風山澤。亦有神。今之廟貌。亦謂之神。亦以方伸之氣爲言爾。此處要錯綜周偏而觀之。伸中有屈。屈中有伸。便看此意。伸中有屈。如人有魄是也。屈中有伸。如鬼而有靈是也。

問神之伸也。其情狀可得而知。鬼之歸也。如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依人而行之類。便是其情狀否。曰。鬼神卽一樣。如何恁地看。曰。至之謂神。如雨露風雷。人物動植之類。其情狀可得而知。反之謂鬼。則無形狀之可求。故有此問。曰。祖考來格。便是神之伸也。這般處。橫渠有數說。說得好。又說得極密。某所以教公多記取前輩語。記得多。自是通貫。又舉橫渠謂曰。以博物洽聞之學。以稽窮天地之思。須是恁地方得。

用之問性爲萬物之一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己有是。而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而物亦有是。道夫

橫渠云。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發於心。達於氣。天地與吾身。共只是一團物事。所謂鬼神者。只是自家氣。自家心下思慮纔動。這氣卽敷於外。自然有所感通。賀孫

或問一故神。曰。一是一箇道理。却有兩端用處不同。譬如陰陽。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所以神化無窮。(去偽)

問一故神。曰。橫渠說得極好。須當子細看。但近思錄所載與本書不同。當時緣伯恭不肯全載。故後來不會與他添得。一故神。橫渠親注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却周行乎事物之間。如所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於行乎什伯千萬之中。無非這一箇物事。所以謂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注云推行乎一。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且如一陰一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箇。要之亦是推行乎此一爾。此說得極精。須當與他子細看。(道夫)

林問一故神。兩故化。此理如何。曰。兩所以推行乎一也。張子言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於一。謂此兩在故一存也。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或幾乎息矣。亦此意也。如事有先後。才有先。便思量到末後一段。此便是兩。如寒則暑便在其中。晝則夜便在其中。便有一寓焉。(寓)

一故神。兩故化。兩者。陰陽消長進退。(兩者所以推行於一一所以爲兩)一不立。則兩不可得而見。兩不可見。則一之道息矣。橫渠此說極精。非一。則陰陽消長無自而見。非陰陽消長。則一亦不可得而見矣。

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橫渠推出來。(淵錄云前人都說不到)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又曰。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言兩在者。或在陰。或在陽。在陰時全體都是陰。在陽時全體都是陽。化是逐一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直卿云。一故神。猶一動一靜。

互爲其根。兩故化。猶動極而靜。靜極復動。方子

横渠語曰。一故神。自注云。兩在故不測。又曰。兩故化。自注云。推行於一。是在陽。又在陰。無這一。則兩便不能以推行。兩便即是這箇消長。又是化。又是推行之意。又曰。横渠此語極精。見李先生說云。舊理會此段不得。終夜椅上坐思量。以身去裏面體。方見得平穩。每看道理處皆如此。某時爲學。雖略理會得。有不理會得處。便也恁地過了。及見李先生後。方知得是恁地下工夫。又曰。某今見得這物事了。覺得見好則劇相似舊時未理會得。是下了多少工夫。而今學者。却恁地泛泛然。都沒緊要。不把當事。只是謾學。理會得時也好。理會不得時也不妨。恁地如何得。須是如射箭相似。把著弓。須是射得中。方得。

惟心無對。心統性情。二程却無一句似此切。方子

心統性情。統。猶兼也。升卿

心統性情。性情皆因心而後見。心是體。發於外謂之用。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性情上都下箇心字。仁人心也。是說體。惻隱之心是說用。必有體而後有用。可見心統性情之義。僩

問心統性情。曰。性者。理也。性是體。情是用。性情皆出於心。故心能統之。統。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且如仁義禮智是性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本是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遜之心。是非之心。以此言之。則見得心可以統性情。一心之中。自有動靜。靜者性也。動者情也。卓

問心統性情統如何。曰。統是主宰。如統百萬軍。心是渾然底物。性是有此理。情是動處。又曰。人受天地之中。只有箇心。性安然不動。情則因物而感。性是理。情是用。性靜而情動。且如仁義禮智信是性。然又有說仁心義心。這是性亦與心通說。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情。然又說道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是非之心。這是情亦與心通說。這是情性皆主於心。故恁地通說。

問意者。心之所發。與情性如何。曰。意也與情性相近。問志如何。曰。志也與情相近。只是心寂然不動。方發出便與做意。横渠云。志公而意私。看這自說得好。志便淸。意便濁。志便剛。意便柔。志便有立作意思。意便有潛竊意思。公自子細看自見得。意多是說私意。志便說匹夫不可奪志。賀孫

心統性情者也。寂然不動。而仁義禮智之理具焉。動處便是情。有言靜處便是性。動處是心。如此。則是將一物分作兩處了。心與性。不可以動靜言。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如飲食中雞心猪心之屬。切開可見。人心亦然。只這些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彌綸天地。該括古今。推廣得來。蓋天蓋地。莫不由此。此所以爲人心之妙歟。理在[illegible]心。是之謂性。性如心之田地。充此中虛。莫非是理而已。心是[illegible]之舍。爲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許多道理。得之於天。而具於心者。發於智識念慮處皆是情。故曰。心統性情也。謨

横渠云。心統性情。蓋好善而惡惡。情也。而其所以好善而惡惡。性之節也。且如見惡而怒。見善而喜。這便是情之所發。至於喜其所當喜而喜不過。謂如人有三分合喜底事。我却喜至七八分。便不是。怒其所當怒而怒不遷。謂如人有一分合怒底事。我却怒至三四分。便不是。以至哀樂愛惡欲。皆

能中節而無過。這便是性。道夫

先生取近思錄。指橫渠心統性情之語以示學者。力行問曰。心之未發則屬乎性。既發則情也。曰。是此意。因再指伊川之言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力行

季通云。心統性情。不若云。心者性情之統名。端蒙

橫渠言凡物莫不有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似欠了生知之聖。端蒙

蔽有開塞。故為人物。閎祖

橫渠此段。不如呂與叔分別得分曉。呂曰。蔽有淺深。故為昏明。

或問通蔽開塞。張橫渠呂芸閣說。孰為親切。曰。與叔倒分明似橫渠之說。看來塞中也有通處。如猿狙之性即靈。猪則全然蠢了。便是通蔽不同處。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如人頭向上。所以最靈。草木頭向下。所以最無知。禽獸之頭橫了。所以無知。猿狙稍靈。為他頭有時也似人。故稍向得上。夔孫

敬子問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求字似有病。便有箇先獲底心。精義入神。自然是能利吾外。何待於求。曰。然。當云所以利吾外也。李。又曰。繫辭此已上四節都是說咸卦。蓋咸只是自家感之。他便應。非是有心於求人之應也。如上文往來屈伸皆是此意。○僩。○第二卷

精熟義理而造於神。事業定乎內。而乃所以求利乎外也。通達其用。而身得其安。素利乎外。而乃所以致養其內也。蓋內外相應之理。端蒙

問精義入神一條。曰。入神是入至於微妙處。此却似向內做工夫。非是作用於外。然乃所以致用於外也。故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

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横渠可謂精義入神。横渠云。陰陽二氣。推行以漸謂化。闔闢不測謂神。伊川先生説神化等。却不似横渠較説得分明。賀孫

事豫吾内。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學蒙

用之問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於氣。性命於德。前日見先生説。以性命之命爲聽命之命。適見先生舊答潘恭叔書。以命與性字只一般。如言性與命也。所以後面分言性天德。命天理。不知如何。曰也是如此。但命字較輕得些。僩問若將性命作兩字看。則於氣於德字。如何地説得來。則當云。性命皆由於氣。由於德始得。曰横渠文自如此。僩

德性若不勝那氣。稟則性命只由那氣。德性能勝其氣。則性命都是那德。兩者相爲勝負。蓋其稟受之初。便如此矣。然亦非是元地頭不渾全。只是氣稟之偏隔著。故窮理盡性。則稟反之功也。性天德。命天理。則無不是元來至善之物矣。若使不用修爲之功。則雖聖人之才未必成性。然有聖人之才。則自無不修爲之理。端蒙

問德不勝氣一章。曰張子只是説性與氣皆從上面流下來。自家之德。若不能有以勝其氣。則祇是承當得他那所賦之氣。若是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所以受其賦予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脩夭而已。蓋死生脩夭。富貴貧賤。這却還他氣。至義之於君臣。仁之於父子。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箇却須由我。不由他了。道夫

問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這處性命如何分別。曰。性是以

其定者而言命是以其流行者而言命便是水恁地流底性便是將椀盛得來大椀盛得多小椀盛得少淨潔椀盛得清汙漫椀盛得濁 賀孫

橫渠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又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又曰性天德命天理蓋人生氣稟自然不同天非有殊人自異稟有學問之功則性命於德不能學問然後性命惟其氣稟耳曰從前看性命於德一句意謂此性由其德之所命今如此云則是性命二字皆是德也曰然 力行

橫渠云所不可變者惟壽夭耳要之此亦可變但大槩如此 力行

問莫非天也是兼統善惡而言否曰然正所謂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二者皆出於天也陽是善陰是惡陽是強陰是弱陽便清明陰便昏濁大抵陰陽有主對待而言之者如陽是仁陰是義之類這又別是一樣是專就善上說未有那惡時底說話須之復曰程先生云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眞與妄爾 道夫

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只將自家意思體驗便見得人心虛靜自然清明才爲物欲所蔽便陰陰地黑暗了此陰濁所以勝也 謨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故不能體天下之物唯聖人盡性故不以所見所聞牿其心故大而無外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他只是說一箇大與小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蓋盡心則只是極其大心極其大則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道夫問今未到聖人盡心處則亦

莫當推去否。曰。未到那裏也。須知說聞見之外。猶有我不聞不見底道理在。若不知聞見之外。猶有道理。則亦如何推得。要之此亦是橫渠之意。然孟子之意。則未必然。道夫曰。孟子本意。當以大學或問所引為正。曰。然。孟子之意。只是說窮理之至。則心自然極其全體而無餘。非是要大其心而後知性知天也。道夫曰。只如橫渠所說。亦自難下手。曰。便是橫渠有時自要恁地說。似乎只是懸空想像。而心自然大。至般處。元只是格物多後。自然豁然有箇貫通處。這便是下學而上達也。孟子之意。只是如此。道夫

大其心。則能遍體天下之物。體。猶仁體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脉絡貫通。無有不到。苟一物有未體。則便有不到處。包括不盡。是心為有外。蓋私意間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端蒙

問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此體字。是體察之體否。曰。須認得如何喚做體察。今官司文書行移。所謂體量體究。是這樣體字。或曰。是將自家這身入那事物裏面去體認否。曰。然。猶云體群臣也。伊川曰。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是這樣體字。僩

問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體之義如何。曰。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見其理。如格物致知之義。與體用之體不同。木之

橫渠云。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又曰。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蓋天大無外。物無不包。物理所在。一有所遺。則吾心為有外。便與天心不相似。道夫

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伯豐問

如何得不以見聞牿其心。曰。張子此說是說聖人盡性事。如今人理會學。須是有見聞。豈能舍此。先是於見聞上做工夫到。然後脫然貫通。蓋尋常見聞。一事只知得一箇道理。若到貫通。便都是一理。曾子是已盡性。是論聖人事。銖

問有外之心。曰。十分事做得七八分。便是有外。所以致知格物者。要得無外也。夔孫

或問如何是有外之心。曰。只是有私意。便內外扞格。只見得自家身已。凡物皆不與已相關。便是有外之心。橫渠此說固好。然只管如此說。相將便無規矩。無歸著。入於邪遁之說。且如夫子為萬世道德之宗。都說得語意平易。從得夫子之言。便是無外之實。若便要說天大無外。則此心便瞥入虛空裏去了。學蒙

橫渠言為德辨。為感速辨。猶子細感速。言我之感發速也。端蒙

息有養。瞬有存。言一息之間亦有養。一瞬之頃亦有存。如造次顛沛必於是之意。但說得太緊。端蒙

西銘一篇首三句。却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塞帥兩句。恰似人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止無告者也。乃統論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處。端蒙

乾稱父。坤稱母。厲聲言稱字　又曰。以主上為我家裏兒子得乎。節

西銘解義云。乾者。健而無息之謂。坤者。順而有常之謂。問此便是陽動陰靜否。曰。此是陽動陰靜之理。端蒙

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間。蓋此身便是從天地來。端蒙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塞。如孟子說塞乎天地之間。塞只是氣。吾之體。即天地之氣。帥是主宰。乃天地之常理

也。吾之性。卽天地之理。賀孫

吾其體。吾其性。有我去承當之意。謨

或問天地之帥吾其性。先生解以乾健坤順爲天地之志。天地安得有志。曰。復其見天之心。天地之情可見。安得謂天地無心情乎。或曰。福善禍淫。天之志否。曰。程先生說天地以生物爲心。最好。此乃是無心之心也。人傑

西銘大要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塞是說氣。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卽用這箇塞字。張子此篇大抵皆古人說話集來。要知道理只有一箇道理。中間句句段段只說事親事天。自一家言之。父母是一家之父母。自天下言之。天地是天下之父母。通是一氣。初無間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萬物雖皆天地所生。而人獨得天地之正氣。故人爲最靈。故民同胞。物則亦我之儕輩。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等差自然如此。大抵卽事親以明事天。賀孫

問西銘之義。曰。緊要血脉盡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上面乾稱父至混然中處是頭。下面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便是箇項。下面便撒開說。說許多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云云。盡是從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說來。到得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這志便只是那天地之帥吾其性底志。爲人子便要述得父之事。繼得父之志。如此方是事親。如事天便要述得天之事。繼得天之志。方是事天。若是違了此道理。便是天之悖德之子。若害了這仁。便是天之賊子。若是濟惡不悛。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能踐形。便是天之克肖

之子。這意思血脉。都是從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說。緊要都是這兩句。若不是此兩句。則天自是天。我自是我。有何干涉。或問此兩句。便是理一處否。曰。然。僩

問西銘自乾稱父坤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體。於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曰。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著博施濟衆。却不是。所以只說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又曰。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只是譬喻出來。下面一句事親。一句事天。如匪懈無忝。是事親。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是事天。下面說事親兼常變而言。如曾子是常。舜伯奇之徒皆變。此在人事言者如此。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又

問理一而分殊。言理一而不言分殊。則爲墨氏兼愛。言分殊

而不言理一。則爲楊氏爲我。所以言分殊。而見理一底自在那裏。言理一。而分殊底亦在。不相夾雜。子蒙

林聞一問西銘只是言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曉者。明其所難曉者耳。木之

問西銘說潁封人之錫類。申生其恭。二子皆不能無失處。豈能盡得孝道。曰。西銘本不是說孝。只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耳。二子就此處論之。誠是如此。蓋事親却未免有正有不正處。若天道純然。則無正不正之處。只是推此心以奉事之耳。寓

問西銘無所逃而待烹。申生未盡子道。何故取之。先生曰。天不到得似獻公也。人有妄。天則無妄。若教自家死。便是理合如此。只得聽受之。夔孫

答叔京參乎伯奇之語。天命無妄。父母之命。有時而出於人欲之私。方

西銘要句句見理一而分殊。文蔚

西銘通體是一箇理一分殊。一句是一箇理一分殊。只先看乾稱父三字。一篇中錯綜此意

或問西銘理一而分殊。曰。今人說只說得中間五六句理一分殊。據某看時。乾稱父坤稱母。直至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句句皆是理一分殊。喚做乾稱坤稱。便是分殊。如云知化則善述其事。是我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是我繼其志。又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以自家父母言之。生當順事之。死當安寧之。以天地言之。生當順事而無所違拂。死則安寧也。此皆是分殊處。逐句渾淪看。便見理一。當中橫截斷看。便見分殊。因問如先生後論云。推親親之恩。以示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實。看此二句。足以包括西銘一篇之統體。可見得理一分殊處分曉。曰。然。又云。以人之自有父母言之。則一家之內。有許多骨肉宗族。如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以下。却是以天地為一大父母。與衆人厮共底也。燾

道夫言看西銘。覺得句句是理一分殊。曰。合下便有一箇理一分殊。從頭至尾。又有一箇理一分殊。是逐句恁地。又曰。合下一箇理一分殊。截作兩段。只是一箇天人。道夫曰。他說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如此則是三箇。曰。混然中處。則便是一箇。許多物事。都在我身中。更那裏去討一箇乾坤。問塞之與帥二字。曰。塞便是充塞天地之塞。帥便是志者氣之帥之帥。問物吾與也。莫是黨與之與。曰。然。道夫

西銘一篇。始末皆是理一分殊。以乾爲父。坤爲母。便是理一而分殊。予茲藐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分殊而理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理一而分殊。逐句推之。莫不皆然。某於篇末。亦嘗發此意。乾父坤母。皆是以天地之大。喩一家之小。乾坤是天地之大父母。是一家之小。大君大臣是大。宗子家相是小。類皆如此推之。舊嘗看此。寫作旁通圖子。分爲一截。上下排布。亦甚分明。謨

一之問西銘理一而分殊。曰。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而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惟稱字便見異也。又問自惡旨酒至勇於從而順令。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曰。惡旨酒。育英才。是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問天地之塞如何是塞。曰。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之妙處。塞乃孟子塞天地之間。體乃孟子氣體之充者。有一毫不滿不足之處。則非塞矣。帥即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此西銘借用孟子論浩然之氣處。若不是此二句爲之關紐。則下文言同胞言兄弟等句。在他人中物。皆與我初何干涉。其謂之兄弟同胞。乃是此一理與我相爲貫通。故上說父母。下說兄弟。皆是其血脉過度處。西銘解二字只說大槩。若要說盡。須因起疏注可也。寓

問西銘分殊處。曰。有父有母。有宗子。有家相。此即分殊也。節

西銘大綱是理一。而分自爾殊。然有二說。自天地言之。其中固自有分別。自萬殊觀之。其中亦自有分別。不可認是一理了。只滚做一看。這裏各自有等級差別。且如人之一家。自有等級之別。所以乾則稱父。坤則稱母。不可棄了自家父母。却把

乾坤做自家父母看。且如民吾同胞。與自家兄弟同胞又自
別。龜山疑其兼愛。想亦未深曉西銘之意。西銘一篇。正在天
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敬仲
問西銘。曰。更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
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
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一徹
上徹下。都即是一箇氣。都透過了。又曰。繼之者善。便是公共
底。成之者性。便是自家得底。只是一箇道理。不道是這箇是。
那箇不是。如水中魚。肚中水。便只是外面水。賀孫
問西銘理一而分殊。分殊。莫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意否。曰。
民物固是分殊。須是就民物中又知得分殊。不是伊川說破。
也難理會。然看久自覺裏面有分別。

用之問西銘所以理一分殊。如民物則分同胞吾與。大君家相。
長幼殘疾。皆自有等差。又如所以事天。所以長長幼幼。皆是
推事親從兄之心以及之。此皆是分殊處否。曰。也是如此。但
這有兩種看。這是一直看下。更須橫截看。若只恁地看。怕淺
了。民吾同胞。同胞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底意。物吾與也。吾與
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底意。乾稱父。坤稱母。道是父母。固是天
氣而地質。然與自家父母。自是有箇親疎。從這處便理一分
殊了。看見伊川說這意較多。龜山便正是疑同胞吾與為近
於墨氏。不知他同胞吾與裏面。便自分理一分殊了。如公所
說恁地分別分殊。殊得也不大段。這處若不子細分別。直是
與墨氏兼愛一般。賀孫○卓錄云劉用之問西銘理一而分殊若大君宗子大臣家相與夫民物等皆是理一分殊否曰如此看亦是但未深當截看如西銘劈頭來便是理一而分殊且乾稱父坤稱母雖以乾坤為父母然

自家父母自有箇親疎這是理一而分殊等而下之以至爲大君爲宗子爲大臣家相若理則一其分未嘗不殊民吾同胞物吾黨與皆是如此龜山正疑此一著便以民吾同胞物吾黨與近于墨氏之兼愛不知他同胞同與裏面便有箇理一分殊若如公所說恁地分別恐勝得他也不多這處若不分別直是與墨子兼愛一般

問西銘句句是理一分殊亦只就事天事親處分否曰是乾稱父坤稱母只下稱字便別這箇有直說底意思有橫說底意思理一而分殊龜山說得又別他只以民吾同胞物吾與及長長幼幼爲理一分殊曰龜山是直說底意思否曰是然龜山只說得頭一小截伊川意則濶大統一篇言之曰何謂橫說底意思曰乾稱父坤稱母是也這不是即那事親底便是事天底曰橫渠只是借那事親底來形容事天做箇樣子否曰是淳

問向日曾以西銘仁孝之理請問先生令截斷橫看文蔚後來

見得孝是發見之先仁是天德之全事親如事天即是孝自此推之事天如事親即仁矣老吾老幼吾幼自老老幼幼之心推之至於疲癃殘疾皆如吾兄弟顛連而無告方始盡故以敬親之心不欺闇室不愧屋漏以敬其天以愛親之心樂天循理無所不順以安其天方始盡性竊意橫渠大意只是如此不知是否曰他不是說孝是將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人且逐日自把身心來體察一遍便見得吾身便是天地之塞吾性便是天地之帥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疎遠近之分故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

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徐子融曰。先生
謂事親是事天底樣子。只此一句。說盡西銘之意矣。(文蔚)
西銘有箇劈下來底道理。有箇橫截斷底道理。(直卿疑之。竊意當時語意似謂
每句直下而觀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觀之。則上專是事天。下專是事親。各有攸屬。○方子)
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西銘。○升卿)
西銘說是形化底道理。此萬物一源之性。太極者。自外而推入
去。到此極盡。更沒去處。所以謂之太極。(夔孫)
問西銘○帥(揔心性言)與(如與國相與之類)于時保之(畏天)不憂(樂天)賊(賊子)濟惡
(積惡)化(有迹)神(無迹)旨酒(欲也)不弛勞(横渠解無施勞亦作弛豫如後漢書言天意未豫○方)
龜山有論西銘二書。皆非。終不識理一。至於稱物平施。亦說不
著。(易傳說是)大抵西銘前三句。便是綱要。了得。即句句上自有理
一分殊。(後來已有一篇說了)方云。指其名者分之殊。推其同者理之一。

林子武問龜山語錄。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
知其分殊。所以為義。先生曰。仁只是流出來底便是仁。各自
成一箇物事底便是義。仁只是那流行處。義是合當做處。仁
只是發出來底。及至發出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且如
愛其親。愛兄弟。愛親戚。愛鄉里。愛宗族。推而大之。以至於天
下國家。只是這一箇愛流出來。而愛之中。便有許多等差。且
如敬。只是這一箇敬。便有許多合當敬底。如敬長敬賢。便有
許多分別。又問禮。先生曰。以其事物之宜之謂義。義之有節
文之謂禮。且如諸侯七廟。大夫五廟。士二。這箇便是禮。禮裏
面便有義。所以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如
中庸集略。呂與叔所云。自是合當恁地。知得親之當愛。子之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當慈。這便是仁。至於各愛其親。各慈其子。這便是義。這一箇物事分不得。流出來底便是仁。仁打一動便是義禮智信。當來。不是要仁使時仁來用。要義使時義來用。只是這一箇道理。流出去。自然有許多分別。且如心性情。而今只略略動著。便有三箇物事在那裏。其實只是一箇物。虛明而能應物者便是心。應物有這箇道理便是性。會做出來底便是情。這只一箇物事。義剛

龜山說理一似未透。據老幼及人一句。自將分殊都說了。但其意以老幼互相推及。所以然者。同類也。但施置有先後耳。因說我老老幼幼。他亦老老幼幼。互相推及。天下豈有不治。此便是絜矩之道。方

謝艮齋說西銘理一分殊。在上之人。當理會理一。在下之人。當理會分殊。如此。是分西銘做兩節了。艮齋看得西銘錯。先生以為然。淳

問東銘。曰。此正如今法書。所謂故失兩字。因令道夫寫作圖子看。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

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

或者謂出于心者歸咎爲己戲失于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問橫渠語范巽之一段如何。曰。惟是今人不能脫然如大寐之得醒。只是捉道理說。要之也說得去。只是不透徹。又曰。正要

常存意使不忘。他釋氏只是如此。然他逼拶得又緊。直卿曰。張子語比釋氏。更有窮理工夫在。曰。工夫固自在。也須用存意。問直卿如何說存意不忘。曰。只是常存不及古人意。曰。設此語者。只不要放倒此意爾。道夫

橫渠未能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此說甚好。便見有次序處。必大錄云蓋云事固當考索。然心未有主。却泛然理會不得 若是思慮紛然。趨向未定。未有箇主宰。如何地講學。蓄

問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以立。惡講治之不精一章。曰。未知立心。則或善或惡。故胡亂思量。惹得許多疑起。既知所立。則是此心已立於善而無惡。便又惡講治之不精。又却用思講治之思。莫非在我這道理之內。如此。則雖勤而向厭。所以急於可欲者。蓋急於可欲之善。則便是無善惡之雜。便

是立吾心於不疑之地。人之所以有疑而不果於爲善者。以有善惡之雜。今既有善而無惡。則若决江河以利吾往矣。遜此志。務時敏。雖是低下著這心以順他道理。又却抖擻起那精神。敏速以求之。則厥修乃來矣。這下面云云。只是說一敏字。道夫

心大則百物皆通。通只是透得那道理去。病則是窒礙了。端蒙

居甫問心小則百物皆病。如何是小。曰。此言狹隘。則事有窒礙不行。如仁則流於姑息。義則入於殘暴。皆見此不見彼。可學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蓋道只是致一公平之理而已。端蒙

問橫渠物怪神姦書。先生提出守之不失一句。曰。且要守那定底。如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此是鬼神定說。又如孔子說非其

鬼而祭之諂也。敬鬼神而遠之等語。皆是定底。其他變處如未曉得。且當守此定底。如前晚說怪。便是變處。淳。○第三卷

橫渠所謂物怪神姦不必辨。且只守之不失。如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此是理之常也。守之勿失者。以此爲正。且恁地去。他日當自見也。若要之無窮。求之不可知。此又溺於茫昧。不能以常理爲主者也。伯有爲厲。別是一種道理。此言其變。如世之妖妄者也。謨

問顏子心粗之說。恐太過否。曰顏子比之衆人純粹。比之孔子便粗。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他細膩如此。然猶有這不善。便是粗。伊川說未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便是過。一段說得好。淳

近思錄云顏子心粗。顏子尚有此語。人有一毫不是。便是心粗

壽昌

問橫渠說客慮多而常心少。習俗之心勝而實心未完。所謂客慮與習俗之心有分別否。曰也有分別。客慮是泛泛思慮。習俗之心。便是從來習染偏勝底心。實心是義理底心。僩。○第四卷

問敦篤虛靜者仁之本。曰敦篤虛靜。是爲仁之本。僩

問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曰湛一是未感物之時湛然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曰攻取是攻取那物否。曰是。淳。○第五卷

問橫渠謂世之病難行者。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不審井議之行於今果如何。曰講學時且恁講。若欲行之。須有機會。經大亂之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

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荀悅漢紀一段。正說此意甚好。若平世則誠爲難行。黄丈問東坡破此論。只行限田之法。如何。曰。都是胡說。作事初如雷霆霹靂。五年後猶放緩了。況限田之法。雖舉於今。明年便淡似今年。後年又淡似明年。一年淡一年。便寢矣。若欲行之。須是行井田。若不能行。則且如今之俗。必欲舉限田之法。此之謂戲論。且役法猶行不得。往年貴賤通差。縣吏呈單子。首曰第一都保正蔣芾。因此不便竟罷。況於田如何限得。林勳本政書。一生留意此事。後在廣中作守。畫作數井。然廣中無人煙。可以如此。淳。義剛錄別出。

第九卷

安卿問橫渠復井田之說如何。曰。這箇事。某皆不會敢深考。而今只是差役。尚有萬千難行處。莫道便要奪他田他豈肯。且

如壽皇初要令官戶亦作保正。其時蔣侍郎作保正。遂令人書保正蔣芾。後來此令竟不行。且如今有一大寄居作保正。縣道如何敢去追他家人。或又說將錢問富人買田來均。不知如何得許多錢。荀悅便道行井田須是大亂之後。如高光之時。殺得無人。後田便無歸。從而來均。此說也是。義剛問東坡限田之說如何。曰。那箇只是亂說。而今立法如霹靂。後三五年去便放緩了。今立限田時。直是三二十年事。到那時去。又不知如何。而今若要行井田。則索性火急做。若不行。且依而今樣那限田只是箇戲論。不可行。林勳作本政書。一生留意此事。後守廣郡。亦畫得數井。然廣中無人煙。可以如此。義剛

橫渠若制井田。畢竟繁。使伊川爲之。必簡易通暢。觀古不必驗之言可見。

方

問橫渠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曰。無者無物。却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云。問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可學 第十三卷

朱子語類卷第九十九

張子書二 非類入近思者別爲此卷

正蒙有差。分曉底看。節

或問正蒙中說得有病處。還是他命辭不出有差。還是見得差。曰。他是見得差。如曰繼之者善也。方是善惡混云云。成之者性。是到得聖人處。方是成得性。所以說知禮成性而道義出。似這處都見得差了。賀孫

正蒙所論道體。覺得源頭有未是處。故伊川云。過處乃在正蒙。答書之中。云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蓋橫渠却只是一向苦思求將向前去。却欠涵泳以待其義理自形見處。如云由氣化有道之名。說得是好。終是生受辛苦。聖賢便不如此說。試教明道說便不同。如以太虛太和爲道體。却只是說得形

而下者。皆是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處。僩

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爲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已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因舉曾子任重道遠一段。曰。子思曾子直恁地。方被他打得透。幹

橫渠作正蒙時。中夜有得。亦須起寫了。方放下得而睡。不然。放不下。無安著處。

問正蒙說道體處。如大和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說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箇大輪迴。蓋其思慮攷索所至。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語道理。惟是周子說無極而太極最好。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說得有理。由氣化有道之名。如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然使明道形容此理。必不如此說。伊川所謂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以清虛一大爲萬物之原。有未安等語。槩可見矣。人傑

問橫渠說大和所謂道一段。考索許多亦好。其後乃云。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大和。却說倒了。曰。彼以大和狀道體。與發而中節之和何異。人傑

問橫渠太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却只說得無字。曰。無極是該貫虛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落在一邊了。便是難說。聖人熟了說出。便恁地平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却有時偏了。明道說氣外無神。神外無氣。謂清者爲神。則濁者非神乎。後來亦有人與橫渠說。橫渠却云。清者可以該濁。虛者可以該實。却不知形而上者還他是理。形而下者還他是

器。既說是虛。便是與實對了。既說是清。便是與濁對了。如左丞相大得右丞相不多。

問曰無極且得做無形無象說。曰。雖無形。却有理。又問無極太極只是一物。曰。本是一物。被他恁地說。却似兩物。夔孫

橫渠說道。止於形器中揀箇好底說耳。謂清爲道。則濁之中果非道乎。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有兩截之病。聖人不如此說。如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人傑

言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分截作兩段事。聖人不如此說。只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故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陰陽雖是器。而與道初不相離耳。道與器。豈各是一物乎。當

問太虛不能無氣一段。曰。此難理會。若看又走作去裏。去僞

問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離明何謂也。曰。此說似難曉。有作日光說。有作目說。看來只是氣聚則目得而見。不聚則不得而見。易所謂離爲目是也。先生因舉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合當言其形也。有以知明之故。其不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是。却反說何也。蓋以形之時。此幽之因已在此。不形之際。其明之故已在此。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一之。寓同

問橫渠云太虛卽氣。太虛何所指。曰。他亦指理。但說得不分曉。曰。大和如何。曰。亦指氣。曰。他又云由昧者指虛空爲性。而不本天道。如何。曰。既曰道。則不是無。釋氏便直指空了。大要渠當初說出此道理多誤。可學

正蒙中地純陰天浮陽一段。說日月五星甚密。閎祖。參兩篇

橫渠云。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好。閎祖

横渠言陰聚之陽必散之一段。却見得陰陽之情。僩

横渠云。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爲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爲陰氣壓墜而下也。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陰氣正升。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爲雲也。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故爆開而爲雷也。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故旋繞其外不已而爲風。至吹散陰氣盡乃已也。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戾氣。飛雹之類。曀霾。黃霧之類。皆陰陽邪惡不正之氣。所以雹水穢濁。或青黑色。

僩

問横渠言帝天之命。主於民心。曰。皆此理也。民心之所向。卽天心之所存也。人傑。

天道篇

問横渠謂鬼神者。往來屈伸之意。故曰天神。地曰示。人曰鬼。示字之義如何。曰。說文示字。以有所示爲義。故視字從示。天之氣生而不息。故曰神。地之氣顯然示人。故曰示。向嘗見三舍時舉子易義中有云。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謂之地。二而小。卽示字也。恐是字說。又曰。天曰神。地曰示者。蓋其氣未嘗或息也。人鬼。則其氣有所歸矣。廣。

神化篇

林問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爲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如何是緩辭急辭。曰。神自是急底物事。緩辭如何形容之。如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無方易無體。皆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以形容之。則不可。寓

林問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指何爲時。云云。答曰。且如

天地日月。若無這氣。何以撐住得成這象。象無晦明。何以別其爲晝夜。無寒無暑。何以別其爲冬夏。寓

天氣降而地氣不接則爲霧。地氣升而天氣不接則爲雺。見禮運注

聲者。氣形相軋而成。兩氣風雷之類。兩形桴鼓之類。氣軋形。如笙簧之類。形軋氣。如羽扇敲矢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習之而不察耳。至。動物篇

問橫渠說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氷。凝釋雖異。爲理一也。又言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先生皆以其言爲近釋氏。氷水之喩。有還元反本之病。云近釋氏則可。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蓋謂性之爲體本虛。而理未嘗不實。若與釋氏不同。曰。他意不是如此。亦謂死而不亡耳。文蔚。誠明篇

問張子氷水之說。何謂近釋氏。曰。水性在氷。只是凍凝成箇氷。有甚造化。及其釋。則這氷復歸於水。便有迹了。與天性在人自不同。曰。程子器受日光之說便是否。曰。是。除了器。日光便不見。却無形了。淳

問橫渠謂所不能無感者謂性。性只是理。安能感。恐此言只可名心否。曰。橫渠此言。雖未親切。然亦有箇模樣。蓋感固是心。然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理便是性。但將此句要來解性。便未端的。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正理。又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將此語來賛詠仁則可。要來正解仁。則未親切。如義豈不是天下之正理。淳

問橫渠言物所不能無感謂性。此語如何。曰。有此性。自是因物有感。見於君臣父子日用事物當然處。皆感也。所謂感而遂通是也。此句對了天所不能自已謂命。蓋此理自無息止時。

晝夜寒暑。無一時停。故逝者如斯。而程子謂與道爲體。這道理。今古晝夜無須臾息。故曰不能已。銖

問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他便把博物多能作聞見之知。若如學者窮理。豈不由此至德性之知。曰。自有不由聞見而知者。可學。○天心篇

問横渠耳目知德性知。曰。便是差了。雖在聞見。亦同此理。不知他資質如此。何故如此差。某云。吕與叔難曉處。似横渠好處却多。曰。他又曾見伊川。某云。他更在得一二十年。須傳得伊川之學。曰。渠集中有與蘇季明一書可疑。恐曾學佛。可學

賀孫再問前夜所說横渠。聖人不教人避凶處吉。亦以正信勝之之語。僩謨云。此可以破世俗利害之說。合理者無不吉。悖理者無不凶。然其間未免有相反者。未有久而不定也。先生

因云。諸葛誠之却道吕不韋春秋好。道他措置得事好。却道董子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說不是。他便說若是利成則義自在其中。功成則道自在其中。賀孫。○大易篇

問横渠說遇。曰。他便說命就理說。曰。此遇乃是命。曰。然。命有二。有理有氣。曰。子思天命之謂性是理。孟子是帶氣說。曰。然。可學

○乾稱篇

横渠言遇。命是天命。遇是人事。但說得亦不甚好。不如孟子。某又問。曰。但不知他說命如何。可學

横渠闢釋氏輪回之說。然其說聚散屈伸處。其弊却是大輪回。蓋釋氏是箇箇各自輪回。横渠是一發和了。依舊一大輪回。

吕與叔集中。亦多有此意思。僩

横渠所謂立得心。只是作得主底意思。端蒙。○以下理窟篇語錄并雜錄

問橫渠得尺守尺得寸守寸之說。曰。不必如此。且放寬地步。不成讀書得一句且守一句。須一面居敬持養將去。德明

用之問虛者仁之原。曰。此如克己復禮爲仁。又如太極動而生陽。子蒙

問虛者仁之原。曰。虛只是無欲。故虛。虛明無欲。此仁之所由生也。又問此虛字與一大清虛之虛如何。曰。這虛也只是無欲。渠便將這箇喚做道體。然虛對實而言。却不似形而上者。錄

問橫渠有清虛一大之說。又要兼清濁虛實。曰。渠初云清虛一大。爲伊川詰難。乃云清兼濁。虛兼實。一兼二。大兼小。渠本要說形而上。反成形而下。最是於此處不分明。如參兩云以參爲陽。兩爲陰。陽有太極。陰無太極。他要强索精思必得於己。而其差如此。又問橫渠云太虛卽氣。乃是指理爲虛。似非形而下。曰。縱指理爲虛。亦如何夾氣作一處。問西銘所見又的當。何故却於此差。曰。伊川云。譬如以管窺天。四旁雖不見。而其見處甚分明。渠他處見錯。獨於西銘見得好。可學

或問橫渠先生清虛一大之說如何。曰。他是揀那大底說話來該攝那小底。却不知道纔是恁說便偏了。便是形而下者。不是形而上者。須是兼清濁虛實一二小大來看。方見得形而上者行乎其間。

橫渠清虛一大却是偏。他後來又要兼清濁虛實言。然皆是形而下。蓋有此理。則清濁虛實皆在其中。可學

橫渠說氣清虛一大。恰似道有有處有無處。須是清濁虛實一二大小皆行乎其間。乃是道也。其欲大之。乃反小之。方

陳後之問橫渠清虛一大。恐入空去否。曰。也不是入空。他都向

一邊了。這道理本平正。淸也有是理。濁也有是理。實也有是理。皆此理之所爲也。他說成這一邊有。那一邊無。要將這一邊去管那一邊。淳

淸虛一大。形容道體如此。道兼虛實言。虛只說得一邊。閎祖

橫渠言淸虛一大爲道體。是於形器中揀出好底來說耳。遺書中。明道嘗辨之。僩

或者別立一天。疑卽是橫渠。可學

問橫渠說虛。云亦有箇意思。只是難說。要之只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說爲舍。橫渠又說至虛無應有病。方

問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如何。曰只看中虛中實字。便見本質之異。中虛是無事時虛而無物。故曰中虛。若有物則不謂之中虛。自中虛中發出來。皆是實理。所以曰中實。壽

問中虛信之本。曰中虛只是自家無私主。故發出來。無非眞實。纔有些私於中。便不虛不信矣。壽

問心如何能通以道。使無限量。曰心不是橫門硬迸教大得。須是去物欲之蔽。則淸明而無不知。窮事物之理。則脫然有貫通處。橫渠曰不以聞見梏其心。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所謂通之以道。便是脫然有貫通處。若只守聞見。便自然狹窄了。僩

問心包誠一段。曰是橫渠說話。正如心小性大之意。可學

橫渠云以誠包心。不若以心包誠。是他看得忒重。故他有心小性大之說。道夫

因看語錄心小性大。心不弘於性。滯於知思說。及上蔡云心有止說。遂云心有何窮盡。只得此本然之體。推而應事接物皆

是故於此知性之無所不有知天亦以此因省李先生云盡心者如孟子見齊王問樂則便對云云言貨色則便對云云每遇一事便有以處置將去此是盡心舊時不之曉蓋此乃盡心之效如此得此本然之心則皆推得去無窮也如見牛未見羊說苟見羊則亦便是此心矣 方

橫渠云以道體身非以身體道蓋是主於義理只知有義理卻將身只做物樣看待謂如先理會身上利害是非便是以身體道如顏子非禮勿視便只知有禮不知有已耳 當

問橫渠說以道體身等處曰只是有義理直把自家作無物看伊川亦云除卻身只是理懸空只是箇義理 人傑

橫渠云學者識得仁體後如讀書講明義理皆是培壅且只於仁體上求得一箇真實卻儘有下工夫處也 謨

道夫問張子云以心克己卽是復性復性便是行仁義切謂克己便是克去私心卻云以心克己莫剩卻以心兩字否曰克己便是此心克之公但看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心而何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這不是心是甚麼凡此等皆心所為但不必更著心字所以夫子不言心但只說在裏教人做如喫飯須是口寫字須是手更不用說口喫手寫又問復性便是行仁義復是方復得此性如何便說行得曰既復得此性便恁地行纔去得不仁不義則所行便是仁義那得一箇在不仁不義與仁義之中底物事不是人欲便是天理不是天理便是人欲所以謂欲知舜與蹠之分者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所隔甚不多但聖賢把得這界定爾 道夫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

邵子之書

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又恐是李學於穆脩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方

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疎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却於大體上有未瑩處用之云康節善談易一作說易極好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它說看某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僩○廣同

或言康節心胸如此快活如此廣大如何得似他曰它是甚麽樣做工夫僩

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邵堯

夫之為人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箇甚後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鋪舒可謂人豪矣 大雅

厚之問康節只推到數曰然某問須亦窺見理曰雖窺見理却不介意了 可學

問康節學到不惑處否曰康節又別是一般聖人知天命以理他只是以術然到得術之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然其初只是術耳 僩

邵康節看這人須極會處置事被他神閑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精明他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那心時都在緊要上用被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嘗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常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如此精明只是他做得出來須差異季通嘗云康節若做定是四公八辟十六侯三十二卿六十四大夫都是加倍法想得是如此想見他看見天下之事才上手來便成四截了其先後緩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便處置得下矣康節甚喜張子房以為子房會藏其用以老子為得易之體以孟子為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想見會處事問不知真箇用時如何曰先時說了須差異須有些機權術數也 僩

直卿問康節詩嘗有莊老之說如何曰便是他有些子這箇曰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嘗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

之用。體用自分作兩截。曰。他又說經綸如何。曰。看他只是以術去處得這事恰好無過。如張子房相似。他所以極口稱贊子房也。二程謂其粹而不雜。以今觀之。亦不可謂不雜。曰。他說風花雪月。莫是曾點意思否。曰。也是見得眼前這箇好。璘錄(云舜功云堯夫似曾點曰他又有許多骨董)曰。意其有與自家意思一般之意。曰。也是它有這些子。若不是。却淺陋了。道夫

問程子謂康節空中樓閣。曰。是四通八達。(方子錄云言看得四通八達)莊子比康節亦髣髴相似。然莊子見較高。氣較豪。他是事事識得了。又却蹴踏著。以為不足為。康節略有規矩。然其詩云。賓朋莫怪無拘檢。真樂攻心不柰何。不知是何物攻他心。佐

康節之學近似釋氏。但却又挨傍消息盈虛者言之。問擊壤序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否。曰。然。蓋自家都不犯手之意。道是指陰陽運行者言之。又問如此。則性與心身。都不相管攝。亡者自亡。存者自存否。曰。某固言其與佛學相近者此也。又曰。康節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離披是也。如此。則與張子房之學相近。曰。固是。康節自有兩三詩稱贊子房。曰。然則與楊氏為我之意何異。先生笑而不言。必大

因論康節之學。曰。似老子。只是自要尋箇寬閑快活處。人皆害它不得。後來張子房亦是如此。方眾人紛拏擾擾時。它自在背處。人傑因問擊壤集序。有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猶未離乎害也。上四句自說得好。却云未離乎害。其下云。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

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也恐如上四句似合聖人之中道以道觀道而下皆付之自然未免有差否曰公且說前四句曰性只是仁義禮智乃是道也心則統乎性身則主乎心此三句可解至於物則身之所資以爲用者也曰此非康節之意既不得其意如何議論它人傑因請教先生曰以道觀性者道是自然底道理性則有剛柔善惡參差不齊處是道不能以該盡此性也性有仁義禮智之善心却千思萬慮出入無時是性不能以該盡此心也心欲如此而身却不能如此是心有不能檢其身處以一身而觀物亦有不能盡其情狀變態處此則未離乎害之意也且以一事言之若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是以物觀物之意若以己之好惡律人則是以身觀物者也又問如此則康節以道觀道等說果爲無病否曰謂之無病不可謂之有病亦不可若使孔孟言之必不肯如此說渠自是一樣意思如以天下觀天下其說出於老子又問如此則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三句義理有可通者但以身觀物一句爲不可通耳曰若論萬物皆備於我則以身觀物亦何不可之有人傑

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底人然又不肯淺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掣身退正張子房之流必大

問堯夫之學似楊雄如何曰以數言可學

某看康節易了都看別人底不得他說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又都無玄妙只是從來更無人識楊子太玄一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亦只是這箇他却識只是他以三爲數皆無用了他也只是見得一箇粗底道理後來便都無人

識。老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亦剩說了一箇道便如太極生陽。陽生陰。至二生三。又更都無道理。後來五峰又說一箇云云。便是太極函三爲一意思(賀孫)

康節之學似楊子雲。太元疑易。方州部家。皆自三數推之。元爲之首。一以生三爲三方。三生九爲九州。九生二十七爲二十七部。九九乘之。斯爲八十一家。首之以八十一。所以準六十四卦。贊之以七百二十有九。所以準三百八十四爻。無非以三數推之。康節之數。則是加倍之法(謨)

康節其初。想只是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管在那上面轉。久之理透。想得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才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漸趨於衰也。謂如見花方蓓蕾。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如此。謂如今日戌時。從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之始。從此推下去。至人消物盡之時。蓋理在數內。數又在理內。康節是他見得一箇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只說他知得甚事。如歐陽叔弼定謚之類。此知康節之淺陋者也。程先生有一柬。說先天圖甚有理。可試往聽他就看。觀其意甚不把當事。然自有易以來。只有康節說一箇物事如此齊整。如楊子雲太玄。便令星補湊得可笑。若不補。又却欠四分之一。補得來。又却多四分之三。如潛虛之數用五。只似如今算位一般。其直一畫則五也。下橫一畫則爲六。橫二畫則爲七。蓋亦補湊之書也。(方子)

或問康節數學。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且如一朵花。含蘂時是將開。略放時是正盛。爛熳

時是衰謝。又如看人。即其氣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學本於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頹乎其順。浩然其歸。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末矣。蓋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便不待思量。又云。康節以四起數。疊疊推去。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想他每見一物。便成四片了。但才到二分以上便怕。乾卦方終。便知有箇姤卦來。蓋緣他於起處推將來。至交接處。看得分曉。廣云。先生前日說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少異處。莫正在此否。若是聖人。則處乾時自有箇處乾底道理。處姤時自有箇處姤底道理否。曰。然。廣

問先生說邵堯夫看天下物皆成四片。如此則聖人看天下物皆成兩片也。曰。也是如此。只是陰陽而已。廣

論皇極經世。乃一元統十二會。十二會統三十運。三十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三十日。一日統十二辰。是十二與三十迭爲用也。因云。季通以十三萬九千六百之數爲日分。○植

堯至今方三千年。邵曆一萬年爲一會。揚

易是卜筮之書。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綳定時節。却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正是乾卦九五。其書與易自不相干。只是加一倍推將去。○方子

夔問易與經世書同異。曰。易是卜筮。經世是推步。是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又從裏面細推去。節

叔器問經世書。水火土石。石只是金否。曰。它分天地間物事皆

是四。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雨風露雷。皆是相配。又問金生水。如石中出水。是否。曰。金是堅凝之物。到這裏堅實後。自拶得水出來。又問伯溫解經世書如何。曰。他也只是說將去。那裏面曲折精微。也未必曉得。康節當時只說與王某。不曾說與伯溫。模樣也知得那伯溫不是好人。義剛

因論皇極經世。曰。堯夫以數推。亦是心靜知之。如董五經之類皆然。曰。程先生云。須是用時知之。曰。用則推測。因舉興化妙應知未來之事。曰。如此又有術。可學

皇極經世紀年甚有法。史家多言秦廢太后。逐穰侯。經世書只言秦奪宣太后權。伯恭極取之。蓋實不曾廢。方子

康節漁樵問對。無名公序。與一兩篇書。次第將來刊成一集。節

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依氣。所以重復而言。不出此意者。唯恐人於天地之外。別尋去處故也。天地無外。所謂其形有涯。而其氣無涯也。爲其氣極緊。故能扛得地住。不然。則墜矣。氣外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固此氣也。今之地動。只是一處動。動亦不至遠也。謨

舜弼問天依地地依氣。曰。恐人道下面有物。天行急。地閣在中。可學

古今曆家。只是推得箇陰陽消長界分爾。如何得似康節。說得那天依地。地附天。天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底幾句。向嘗以此數語附於通書之後。欽夫見之。殊不以爲然。曰。恐說得未是。某云。如此則試別說幾句來看。廣云。伊川謂自古言數者。至康節方說到理上。曰。是如此。如楊子雲亦略見到理

上。只是不似康節精。廣

問康節云。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此說是否。曰。想且是以大小推排匹配去。問伊川云。露是金之氣。曰。露自是有清肅底氣象。古語云。露結爲霜。今觀之誠然。伊川云不然。不知何故。蓋露與霜之氣不同。露能滋物。霜能殺物也。又雪霜亦有異。霜則殺物。雪不能殺物也。雨與露亦不同。雨氣昏。露氣清。氣蒸而爲雨。如飯甑蓋之。其氣蒸鬱而汗下淋漓。氣蒸而爲霧。如飯甑不蓋。其氣散而不收。霧與露亦微有異。露氣肅而霧氣昏也。僩

或問康節云。道爲太極。又云。心爲太極。道指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言。心指人得是理以爲一身之主而言。曰。固是。但太極只是箇一而無對者。

康節云。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妙也。蓋天只是動。地只是靜。到得人便兼動靜。是妙於天地處。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論人之形。雖只是器。言其運用處。却是道理。甞

人身是形耳。所具道理。皆是形而上者。蓋人者天地之心也。康節所謂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歟。人傑

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陽占却陰分數。文蔚

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區宇。物者。身之舟車。此語雖說得粗。畢竟大槩好。文蔚

先生問性如何是道之形體。淳曰。道是性中之理。先生曰。道是泛言。性是就自家身上說。道在事物之間。如何見得。只就這裏驗之。賀錄作反身而求性之所在。則道之所在也。道是在物之理。

性是在己之理。然物之理。都在我此理之中。道之骨子便是性。劉問性物我皆有。恐不可分在己在物否。曰。道雖無所不在。須是就己驗之而後見。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若不就己驗之。如何知得是本有。天叙有典。典是天底。自我驗之。方知得五典五惇。天秩有禮。禮是天底。自我驗之。方知得五禮有庸。淳問心是郛郭。便包了性否。先生首肯曰。是也。如橫渠心統性情一句。乃不易之論。孟子說心許多。皆未有似此語端的。子細看便見。其他諸子等書。皆無依稀似此。淳○寓同砥同

正卿問邵子所謂道之形體如何。曰。諸先生說這道理。却不似邵子說得最著實。這箇道理。纔說出。只是虛空。更無形影。惟是說性者道之形體。却見得實有不須談空說遠。只反諸吾身求之。是實有這箇道理。還是無這箇道理。故嘗爲之說曰。欲知此道之實有者。當求之吾性分之內。邵子忽地於擊壤集序。自說出幾句。最說得好。賀孫

或問性者道之形體如何。曰。天之付與。其理本不可見。其總要却在此。蓋人得之於天理元無欠闕。只是其理却無形象。不於性上體認。如何知得。程子曰。其體謂之道。其用謂之神。而其理屬之人。則謂之性。其體屬之人。則謂之心。其用屬之人。則謂之情。祖道

問性何以謂道之形體。曰。若只恁說道。則渺茫無據。如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自是有箇模樣。所以爲形體也。謨

性者道之形體。此語甚好。道只是懸空說。統而言之謂道。節

性者道之形體。今人只泛泛說得道。不曾見得性。椿

性者道之形體。性自是體。道是行出見於用處。

才卿問性者道之形體。曰。道是發用處見於行者。方謂之道。性是那道骨子。性是體。道是用。如云率性之謂道。亦此意。僴

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康節這數句極好。蓋道即理也。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是也。然非性何以見理之所在。故曰。性者道之形體。仁義禮智性也。理也。而具此性者心也。故曰。心者。性之郛郭。祇

器之問中庸首三句。先生因舉性者道之形體之語。器之云。若說道者性之形體。却分曉。曰。恁地看倒了。蓋道者事物常行之路。皆出於性。則性是道之原本。木之曰。莫是性者道之體。道者性之用否。曰。模樣是如此。木之

方賓王以書問云。心者性之郛郭。當是言存主統攝處。可學謂郛郭是包括。心具此理。如郛郭中之有人。曰。方說句慢。問以窮理爲用心於外。是誰說。曰。是江西說。又問發見說話未是如此。則全賴此些時節。如何倚靠。曰。湖南皆如此說。曰。孟子告齊王。乃是欲因而成就之。若只執此便不是。曰。然。又問穀種之必生。如人之必仁。如此却是以生譬仁。穀種之生。乃生之理。乃得此生理以爲仁。曰。必當爲有。又解南軒發是心體無時而不發。云及其既發。則當事而存而爲之宰者也。其謂心豈待發而爲之宰。曰。此一段強解。南軒說多差。可學

或問康節云。能物物。則吾爲物中之人。伊川曰。不必如此說。人自是人。物自是物。伊川說得終是平。先生曰。自家但做箇好人。不怕物不做物。

或誦康節詩云。若論先天一事無。後天方要著工夫。先生問如何是一事無。曰。出於自然。不用安排。先生默然。廣云。一事無

處是太極。先生曰。嘗謂太極是箇藏頭底物事。重重推將去。更無盡期。有時看得來頭痛。廣云。先生所謂迎之而不見其首。隨之而不見其後是也。廣

邵子天地定位否泰反類一詩。正是發明先天方圓之義。先天圖傳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傳。蓋方士技術用以修煉。參同契所言是也。方子

何巨源以書問邵子詩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又先生贊邵子。手探月窟。足躡天根。莫只是陰陽否。先生答之云。先天圖自復至乾。陽也。自姤至坤。陰也。陽主人。陰主物。手探足躡。亦無甚意義。但姤在上。復在下。上故言手探。下故言足躡。廣

問康節云。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蓋云天理流行而已常周旋乎其間。天根月窟。是箇總會處。如大明終始。時乘六龍之意否。曰。是。廣

三十六宮都是春。易中二十八卦。翻覆成五十六卦。唯有乾坤坎離大過頤小過中孚八卦。反覆只是本卦。以二十八卦湊此八卦。故言三十六也。寓

康節詩儘好看。道夫問舊無垢引心贊云。廓然心境大無倫。盡此規模有幾人。我性即天天即性。莫於微處起經綸。不知如何。曰。是殆非康節之詩也。林少穎云。朱內翰作。次第是子發也。問何以辨。曰。若是真實見得。必不恁地張皇。道夫曰。舊看此意。似與性爲萬物之一原。而心不可以爲限量同。曰。固是。但只是摸空說。無著實處。如康節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多少平易。實見得者自別。又問一中分造化。曰。

本是一箇。而消息盈虛。便生陰陽。事事物物。皆恁地有消便有息。有盈便有虛。有箇面。便有箇背。曰。這便是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爲者。曰。這便是生兩儀之理。道夫○賀孫錄云廓然心境大無倫此四句詩正如貧子說金學佛者之論也

康節煞有好說話。近思錄不曾取入。近看文鑑編康節詩。不知怎生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底詩。却不編入。義剛

康節以品題風月自負。然實强似皇極經世書。方○季通語

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直卿云。其詩多說閑靜樂底意思。太煞把做事了。曰。這箇未說聖人。只顏子之樂。亦不恁地。看他詩。篇篇只管說樂。次第樂得來厭了。聖人得底。如喫飯相似。只飽而已。他却如喫酒。又曰。他都是有箇自私自利底意思。所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之說。道夫

邵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物皆有造化。可學

邵堯夫六十歲。作首尾吟百三十餘篇。至六七年間終。渠詩玩侮一世。只是一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意。璘

先生誦康節詩曰。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或問千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之在漢。謾說一句。當時承當者。便須百碎。道夫

康節詩云。幽暗巖崖生鬼魅。淸平郊野見鸞鳳。聖人道其常。也只是就那光明處理會說與人。那幽暗處。知得有多少怪異。僩

康節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間有術者。人來問事。心下黙念。則他說相應。有人故意思別事。不念及

此則其說便不應問姓幾畫口中默數則他說便著不數者說不著義剛

因論學者輕俊者不美朴厚者好因說章惇邢恕當時要學數於康節康節見得他破不肯與之明道亦識得邢語錄中可見凡先生長者惜才不肯大段說破萬一其有回意揚因問當時邵傳與章邢使其知前程事時須不至如此之甚曰不可如此說後又問云使章邢先知之他更是放手做是虎而翼者也又因說康節當時只是窮得天地盈虛消息之理因以明得此數要之天地之理却自是當知數亦何必知之伊川謂雷自起處起何必推知其所起處惟有孟子見得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但有今日都不須問前面事但自盡明日死也不可知更二三十年在世也不可知只自修何必預知之揚

康節謂章子厚曰以君之才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無一事乃可相授驤

康節數學源流於陳希夷康節天資極高其學只是術數學後人有聰明能算亦可以推建陽舊有一村僧宗元一日走上徑山住得七八十日悟禪而歸其人聰敏能算法看經世書皆略略領會得揚

昌平坂學問所
文化丙子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